

# 觀察

每份售價四元

連日出版六期

## 第二十期

## 第四卷



### 專論 三十年來中國科學工作的檢討

袁翰青

### 向全國的父母們哭訴

吳國鈞

### 讀赫爾回憶錄

美國通信

### 華萊士晤見記

生活與文化

田心源

### 無病之病

張述祖

### 中原烽火幾時休？

觀察記者

### 涇渭河谷之戰

觀察特約記者

### 話說天下大勢

觀察特約記者

### 立法院首屆會議

觀察特約記者

### 草草開幕

週末關欄

### 馬克斯的私生子

何永信

### 社會契約論

觀察文摘

吳恩裕

### 我們對於設立特種刑事法庭的抗議

清華·北大四個學會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平寄：四十元

掛號：五十二元

航空：五十七元

郵資漲價，謹請補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台訂本

第一卷上冊 有售

第一卷下冊 有售

第二卷上冊 有售

第二卷下冊 有售

第三卷上冊 有售

第三卷下冊 有售

郵費：掛號每冊七角

掛號每冊七角

零售：每冊五角

照定價一萬二千倍算

廣告價目

封面每色五十萬元

普通 全面四十五日萬

半面二十五日萬

通 一面一千四百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五千元

航退：附郵一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

事後函詢，不易查核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

地址，務請對明定址

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 讀者投書

## 政府和人民愈站愈遠了

編者先生：歷史告訴我們政府和人民是怎樣的需要密切團結。但是觀察目下情形，政府和人民，是愈站愈遠了。這是誰的責任呢？我們可用事實來證明。

一、抗戰勝利，人民期望安定的生活，因為在抗戰中，大家實在被壓得喘不過氣來了，但是勝利以後，幣制的惡性貶值，物價如黃河決口，使人民大感失望，轉而受到生活更高的壓迫，對政府信仰，大不如前。

二、日下遍地造成失業、匪患、餓殍、暴動、自殺的各種嚴重情形，其間或有比較稍好一些的城市或鄉鎮，則攤派、捐款、層出不窮，動輒百億千億。富者或稍有地位勢力者即可避免，貧者與實繳納，尙不滿意所然，世間不事事，莫此爲甚。人民對政府政策，根本發生懷疑。

三、從政人員素質減低，濫竽充數，毫無學識，公事只求敷衍了事。此種現象，使人民對政府，惡感甚深，年長日久，根生蒂固，這是最要不得的事。

四、政令之錯綜矛盾，使人民發生無限糾紛，其中如：一、令數改，或各行其政，只圖自身利益，博取功名，使人民無所適從，罔知所以。更有上察命令如此，而辦事機關並未遵行。因之人民對政府發生藐視，實亦無怪其然。

五、公事既多繁文雜節，而各級政府官員，備多粉飾太平之出巡督導視察等事。我曾看見某縣長出巡後對記者談話謂：「全縣均無匪蹤，各鄉鎮公所，行政已達軌道一等語。而實際此時正是全縣匪患頻傳，市面凋零，各鄉鎮公所工作停頓之秋，可謂適得其反。且每出巡一次，雇

從人員多至數百，少則數十，人民供應爲難，是否能得人民之擁護與歡迎，其反應又爲如何？

六、現在政治上弊端叢生，通常都歸罪到公務員待遇的清苦。但是考其實際，一個月入二三百萬左右的小公務員，他要負擔一家三五口的家庭，他是一家中的唯一砥柱，他假若舞了弊，一旦案發，一家傾刻可以完全變成餓殍，所以這些人未必敢以身試法。但是究竟那一批人在舞弊呢？換一句話說，是有靠山的人，才敢那麼做，爲非作歹，胆大妄爲，自有一般大老會替他設法或撐腰的。試看舞弊案每天報上都有，而那個才是真到圍圈裏去的呢？人民對政治舞台看法，只覺一片黑暗，沒有光明。

七、基層民意的代表，都是一般智識階級的流氓，即舊所稱爲「破靴」的。抗戰以前，他們對地方上正直士紳，尙稍有顧忌，現在政治是一片黑暗，毫無宗旨，所以原有的一般士紳，大都退隱，間接使這一班「破靴」一乘機崛起，壟斷縣以下的民意機構，妄言惡政，歪曲自治，乘機中飽，使人民對政府只有覺得腐化，對自治只有搖頭。再以過去淪陷區來講，此輩頗多與原有敵僑奸匪有過交情，起先人民已受過了他們許多痛苦，而今依然如此，公理何在？法律何在？還談什麼自由，民主？此種情形，省以上或許管不到，但縣政府所管何事，誠是人民百索不解之事。

八、政府對土地改革一事，只聽見扶梯響，不見人下來。農民如大旱之望雲霓，轉眼三個月過去，秋收已早，當然仍無辦法，而地主在此情形下，既然感覺收一年少一年，對農民自將嚴加壓力，農民好處沒受着，壞處已擺在眼前，政府想以土地改革來吸收農民的擁護，而事實上，至少目前多數農民是無望的。

## 南京中華門外一事

編者先生：我們這裏——南京中華門外岔路口（離京城六公里之遙）最近——四月二十六日——發生了一樁不大不小的事情：爲了鞏固京畿，保障國代安全而新近調駐到這裏的國防部警備第×團第×營士兵，大概因爲沒有錢買柴燒飯，每天總在附近老百姓家裏去檢取木料，近處沒有了，乃漸漸地轉念頭到離開岔路口半公里的潘家溝上去，看到我們學生潘厚餘家，有支撐防禦房屋傾斜的圓的大木料一根，不問是誰，即刻動手拆拿，弄得房屋格吱格吱的響了起來。潘老爹——潘厚餘的父親是個五十八歲的自耕農，聞聲出阻，講了一句「青天白日」，反遭十多個士兵圍毆，遍體鱗傷不算，還拖到連部去關了起來。到學校來哭訴，我們也惟有一掬同情之淚而已，祇好叫潘媽到營部連部去跪哭，大概足足有二十四個小時，才把潘老農放了出來，抬了回去。請問：這樣，一軍一民能合作麼？啊！我欲無言，我爲窮苦農民痛哭！

## 湖北師範學院學生的申訴

申訴

伍月廿八日 南京

編者先生：我們是國立湖北師範學院的學生，我們爲了我們生命的安全，免作無謂的犧牲，沉痛之餘，不能不向社會人士申訴了。自去冬共軍竄擾鄂中後，荆沙即呈戰時狀態。本院當局爲了全體師生的安全，曾作緊急疏散的措置，師生紛紛離院，只有百餘名無家可歸的戰區同學，不得不留滯在這山雨欲來的荆沙，過着倉皇驚恐的歲月。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的學校在沙市已無法辦下去，但學校裏居然又於三月十日在沙市復課，我們這羣可憐的青少年，當然只有冒險重來沙市。爲了交通困難，有些同學甚至在途中輾轉耗去一兩月的時光，有些同學在途中，甚至犧牲了生命（如本院數學系朱少康同學在來校途

## 山西省政府來函

運啓者：頃准太原綏靖公署通知，以

一觀察「第四卷第九期所載觀察通訊「陝北密雲將雨」一文，內詳及臨汾戰事，有謂「臨汾則是經過激烈戰鬥而失守」等語，閱後不勝駭異，囑轉達更正等由。一查臨汾戰事自三月七日開始以來，迄今將近兩月，城垣始終爲國軍固守，從未轉移陣地。一、僅東關一隅，被共匪佔領。刻下臨汾城郊戰事，仍在進行中。至守軍主力，除西安綏靖所派部隊外，尙有大原接警所屬×師，由梁副總司令培璜負責指揮。恐傳聞失實，相應函請查照更正爲荷。此致觀察社。山西省政府新聞處啓 四月廿九日

中爲匪擊斃）。現在荆沙的不靖，更甚於去冬。外圍一二十里地方即不太平，炮聲時有所聞，人心至爲惶恐，因此離院的教授，都不敢返院。現在在院的，連助教講師總計不過十餘人，到院的同學則有六百餘人。名義上雖已註冊上課，但實際上直到今日還沒有上一點鐘課。王院長於開學後幾天就到南京參加國大會談去了，留下的是我們這一羣可憐的青年學子在這裏自生自滅，每天除了惆悵沒有課上以外，還有驚濤駭浪的襲擊，成天只是爲自己的前途苦惱痛心，爲自己的生命擔憂恐怖，以至數學系三年級傅懷俊同學因此害了神經瘋狂的大病。若再讓我們這樣的拖下去，我們相信悲劇必會層出不窮，爲了讀書，爲了安全，我們曾一再的電呈教育部和南京參加國大的王院長。最近王院長回了一個電報，內容是一概暫留，已電鄂省府覓校舍或合併×大，希準備移交。但是我們還是留滯在這危險的環境裏，不知教育部有無誠意來救救這批可憐的青年？編輯先生，你是有正義感的，是愛護我們青年的，所以我們將這些事實向你申訴，希望政府迅速的援救我們離開這戰雲密罩着的荆沙。國立湖北師範學院湖南同學會啓 五月三日 沙市

### 本刊傳統

一、本報無背于本刊發刊時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本刊編輯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 本期作者

袁翰青：北京大學教授  
吳國鈞：一個中學生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田心源：  
張述祖：國立師範學院副教授  
何永倍：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 三十年來中國科學工作的

## 的檢討

袁翰青

在「五四」以前，也曾有好些人提倡過科學，如張之洞李鴻章等人所謂「西學為用」的西學，並且還辦過譯學館、實學館、製造局之類的機構來提倡。可是那時所提倡的，祇是堅甲利兵，聲光化電的一些技巧，僅僅限於科學表面的應用一方面。到「五四」時代所大聲疾呼的「賽先生」，見解方面遠比以前進步。知道提倡基本科學，更認識了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的重要。這對於中國的思想界起了絕大的革新作用。

「五四」時代到現在，轉眼就三十個年頭了。要談三十年來中國的科學工作和科學運動的話，就狹義方面來說，是貧乏的，我們不會有什麼驚人的科學方面的大發明，絕大部分的人民沒有受到科學一絲一毫的好處。可是就廣義方面說，是相當成功的，我們的思想界不再局囿於因襲的觀念，我們知道怎樣去懷疑，怎樣去分析，怎樣去了解歷史的因果；這也因為受了科學方法和精神的洗禮，今天中國的文化界纔有這樣大的進步。

為什麼就狹義方面說，三十年來中國的科學工作和運動是貧乏的呢？這所謂貧乏是指正的兩點而言；中國人在自然科學上的貢獻既微乎其微，而在應用方面對於社會所起的作用也極其渺小。為什麼呢？這個理由不簡單，近代的自然科學是工業社會的產物，而我們的生產方式一直逗留在農業經濟社會的階段。在這樣一個社會裏，科學像一朵無根的花，祇能供一時的裝飾與玩賞而已，決無法滋長茂盛起來的。所以科學在中國的不發達，決不是中國人不適宜於研究科學，也不是科學工作者的不努力；而是這樣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關係限制了牠。我們在檢討三十年來的中國科學工作時先得要了解這一個根本的原因。

讓我們分科學研究、科學教育、和科學應用三方面，來簡略地檢討三十年來的經過。

我這裏所謂科學研究係指純粹自然科學而言。純粹自然科學的研究可以分為敘述性的和實驗性的兩方面；這兩方面所用的方法和技巧大不相同，在中國發展的情形也大有差異。所謂敘述性的科學如地質學、古生物學、動植物分類學、形態學，這些科學，所用的方法以觀察比較記載為主。研究的對象有地方性，所需要的設備也簡單。就整個世界科學的潮流說，這些科學研究的方式不是當前科學重點之所在。我們常聽到中國的科學界以地質和生物學方面的工作來自誇，仔細一想，是要慚汗的。

當前世界科學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實驗性的，這包括物理學、化學、動植物生理學、地球物理、光性礦物學等等。所用的方法以實驗計算推論為主。研究的對象是普遍性的，需要相當繁複的設備。科學愈進步，所用的儀器設備也就愈精細繁複，而這些儀器設備是在高度工業化情形之下的生產品。幾十年來我們中國人在實驗科學方面的研究雖不是完全沒有，但是少得十分可憐。

關於科學研究的機構，最早成立的是地質調查所，還在「五四」以前。其次是靜生生物調查所，成立於民國十六年。可是科學研究工作主要得靠著在大學裏做，我們雖早已有大學，可是文字教育遠重於科學教育，除了傳授知識以外，科學研究幾乎是談不上的。民國十七年以後，各大學的設備靠了退還的庚款補助，在科學設備方面較為充實；而同時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成立，中國科學社在南京創辦生物研究所，各門科學開始有一些研究工作的表現。除了這些中國人自辦的機構以外，煤油大王在北平辦的協和醫學院，一所純粹美國型的學校，可算是在中國最早有實驗性的研究工作的。可是

他們的研究工作一半可說是替美國資本家做的，陳克恢在協和發明了麻黃素之後，就被美國萊里利製藥公司請去，入了美國籍做了美國人。

抗戰期間，研究科學的機構和大學表面上都維持着，研究工作却幾乎完全停頓。復員以後，內戰、通貨膨脹、混亂等等給科學工作者帶來更多的災難，正常的教學工作已經不易維持，那裏還談得到研究？同時因美國復員之後，各大學都龐大起來，需要大量的科學人才從事教學工作，而我們這些科學工作者又大多數是在美國受過教育的，於是目前發生中國科學工作者逃避中國轉往美國的現象。這個情形之好壞，我不想在這裏討論。總之，更加深了中國科學研究工作之沒落的程度。

關於推動科學研究，提倡科學的各種科學團體，我們也應有盡有。無所不包的有中國科學社，分科細到昆蟲學會，土壤學會之類，都已或早或遲的成立。數數名稱可以到好幾十個。我們的科學團體大都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或則名存實亡；或則機關化了，有一座會所，總是那幾位理事；最壞的官僚化了，一定要部長之流的人物做會長，開會來無非吃吃喝喝而已。祇有極少數還能維持着學會的風度和工作。

再談到科學教育，就中國說，科學教育的重要性遠超過研究工作。現有的世界科學知識已經够我們來吸收應用了，我們苦的是能受到新的科學教育的人太少。從表面看，我們大學裏有各門科學的院系，中小學裏也有科學的功課，科學教育不能算不完備。可是仔細一考察，大多數的學校把科學當成洋八股教，祇是強迫着學的人記誦一些新鮮的名詞或古怪的符號。既沒有看到實物，也不了解這名詞確實代表的意義，除了幾個大城市的學校以外，內地的中學是沒有科學實驗這一回事的。這樣的科學教育又有多少用處？

談到實驗就得有儀器設備，而儀器設備得向外國買；一提就得請外匯。這充分表現出中國的科學教育和社會脫了節。很多人說，我們不能自己製造儀器藥品麼？是的，在抗戰前，中央研究院做過，後來教育部也辦了科學儀器製造所，各省也有類似的廠所。這些廠所或多或少都做了些儀器藥品，大都收效甚微。近年來教育部派了一些人到美國留學，學儀器製造，回國以後弄得無事可做。我們要知道儀器製造的本身是一個輕工業，種類多而原料雜，他得有好好的重工業做基礎，否則無法發展的。過去國內的儀器藥品製售廠所，很多是買了外國半製品來加工，或簡直大量買來分瓶。還不是穿了國貨外衣的洋貨？所以談到科學教育又不得不牽涉到工業這根本問題了。

科學在社會教育方面應當和學校教育一樣重要，尤其對於我們這古老國家保守的人民，能充分地以新的科學知識灌輸給他們，使他們認識人生和宇宙的真諦，並且多少可以改良他們的生活習慣，應當是一件何等重大的工作。可是這件工作沒有破注意。推廣科學教育的重要工具主要的是兩個：一個是博物館，一個是科學電影。聽說蘇聯在這方面目前最努力。我們一進自然博物館很快就可接受生物進化的理論，一看假天，就可了解天體運行的情形。教育功效

十分大。我們現在大都市裏也有一些博物館，祇知陳列一些古董而已。中國還沒有一所科學工藝博物館。自製的科學電影片更等於零。

科學的應用以農、工、醫三方面最重要。三十年來，我們有了許多農事改良的機構，從中央農業實驗所到各省縣的農業試驗場應有盡有，好像我們就科學的立場言，已經很對得住中國的農民。其實農民得到多少益處，祇有天知道。這些機構大多數是一些內容空洞的衙門。改良農業的三大科學產品，人造肥料、殺蟲劑、新式農具，一方面要有工業基礎，另一方面還得在農民掙脫剝削關係，能建立起合作農場之後才能利用。這不是單純的自然科學的問題。

談到工業的問題，似乎超出了這篇短文的範圍。中國之必需工業化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問題是我們開始有新式工業比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晚了一百年，我們已然無法再由資本主義的方式達到工業化；而舊的封建勢力和外來的帝國主義的壓力不讓我們走上社會主義計劃工業的路，所以我們當前有這麼大的痛苦。三十年來，一點點沿江沿海的工業建設，對於整個民生的改善關係太小了。

就醫說，大城市裏已有不少新式醫藥設備，比起「五四」以前是進步了。不容諱言的有兩大缺點：一是藥得靠外國來，這又牽涉到工業問題。二是廣大的農村以及內地的小城市沒有一點近代醫藥的設備。有了病他們祇好聽天由命，不知冤枉死了多少人。受過新式醫藥教育的人太對不起中國的農民。我們要談科學大眾化的話，首先要動員醫藥人才下鄉，在科學知識裏，醫藥的見效最快，也最容易被人民接受。由醫藥知識做起點，再灌輸別的科學知識就容易了。我在這裏警告禱祝，中國的青年醫師要決心到鄉村去為農民服務。

三十個年頭在人類歷史上是誠然是很短的一個階段，而在這個加速變化的時代裏，也算相當長的時間了。中國是在前進中，人民是在苦難中。我們粗略地檢討這一階段的科學工作，深深地感到：研究方面是偏於點綴品式，教育方面是空洞而脫節，應用方面偏枯而且不夠。無根的植物是不會開花結實的。中國若要有科學，科學必須為中國大多數人民謀幸福！

一九四八年五四於北平

### 合訂本特價：還有五天

本刊合訂本，自五月二十一日起，每冊售五十萬元，在五月二十日以前，每冊仍售三十八萬元。這一批合訂本售完後，不再重印了，要保存本刊的，請早購買。掛號郵資每冊另加二萬元。

# 向全國的父母們哭訴

吳國鈞

## 一封給爸媽的公開信

我是十九歲了，在爸媽的養育下，我是將走完中學六年的路程的孩子，還有幾個月我將懷着顆戰抖憊憊的心去叩那大學之門了。在這大學之門之前，我回過頭來回憶地望着這六年渡過了的母校的大門，使我想起了這飛逝了的六個年頭的歲月。牠給了我些什麼？沒有留戀，更沒有感激。有的只是悲恨與憤怒！而我的代價却是整個的人生中的黃金時代！

爸！你們在生活的重壓下，除了担負着家庭的生活外，更甘願地，更多地流下你們的血與汗，來給我付這筆吃重的學雜費。爲了什麼？爲了崇高的慈愛與無限的諄望。如今，將畢業了，對於你們的希望與慈愛，我又報答了些什麼？爸！媽！假使以用功來說，孩子是對得住你們的了。然而，我却感到無限的悲哀，我對不住我自己呀！我幫着校裏拿分數欺騙了你們，更欺騙了我自己。在這將要取得公民的資格的我，却連最普通的公民知識還弄不清楚。到現在我還沒有確切地定下我的人生目的和人生態度，到現在我還是沒有認清現實。對於放在眼前的社會，我感到迷惑。對於將要來到的我的命運，我感到徘徊。你說我將怎樣地懷着顆徘徊的心去走那迷惑的路？

我是許多現教育下的犧牲者的一個。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被歪曲了的教育目的，支配了我們的整個中學生生活。校方爲了適應環境，也把投考大學作爲學生的求學的最終目的。於是爲了使我們能應付那不是高中畢業生所能應付的大學入學試題起見，校方也加重了不是我們高中生所應有的課程，把繁重畸形的功課，毫不憐憫地壓在我們的肩膀上。就拿高中的三年說吧。數理化方面：我們除了在高一高二讀完三角、立幾、大代數、解幾、高中物理學和高中化學之外，在高三，更得讀龍尼的解析幾何，薩本棟的普通物理學（全部凡四冊，是清華大學的課程）以及談明的普通化學（是東吳大學的課程）。這是提高程度嗎？校方的命令說是爲了我們的將來。至於教師方面，一面得在指定的時間內教完這繁重的課程，一面又得顧及我們的理解力。於是只好走馬看花，翻過算數，專講公式的應用，公式所根據的理論是無暇顧及了。我們也就死記公式，看見代公式的題目就代，但是稍爲一轉彎的題目呢？不曉得了。另外再加上書本裏以及補充的習題，每次至少二三十個。做嗎？一題得化上半個鐘頭，不做嗎？分數呢？於是抄解答吧。再說英文方面：六年的時間，到現在我們還不能寫一篇沒有文法錯誤的作文或書信，更那兒談好？我們讀的文法是 *Parsons* 的 *Correct English* 和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每次上課，少則十

頁，多則一章，這裏面有着幾十個生字需要課前查好。上課時，先生又只讀一遍，再就是「有問題嗎？」叫我們打那兒問起？

至於國文方面：國文課等於是自修，我們得利用這時期做習題，查生字。沒有人聽講，更沒有人重視。因爲國文在我們的腦裏是個空洞不能換飯吃的東西。至於日常的應用文，有的是尺牘，日用寶鑑等藍本可抄。

我們每天上五個鐘頭的課，一個星期有二十八個鐘頭。校方爲了適應潮流，希望爲國家多製造些「中國之命運」裏所需要的巨額的技術人員，把數理化佔了十五個鐘點，國英十個鐘點，餘下的三點鐘再讓史地公民點綴着。這還是畢業班爲了應付考試才添設的，高二連一小時都沒有。說也可憐，中學六年裏本國史地我們只在初中裏讀了一遍，至於外國史地却連看也沒有看過。爲了交代關係，校方在高中添設了一課歷史，課本是漢、蒙、蕙合著的世界史英文版，全本計八百七十三頁。要在一星期只有一個鐘頭的兩年裏讀完。每次得上三四十頁，須先查好生字，上課時先生讀一遍，查生字都來不及，這叫我們怎麼能懂？尤其極不過知道一點事實而已。向校方申請，校方却天真地回答我們說：「我那裏是要你們讀歷史，我是要你們多念點兒英文生字呀！」天！這是社會科學的課程！我們所要知道的並不是事實的記載，而要的是「歷史演變的中心」，「歷史的法則」，「歷史的原動力」，「歷史是在進步呢？還是退步？」。歷史的最大效用是用過去了的事實來推測將來，來希望將來，把良好的過去發揚，卑劣的過去改革。但是這些在我們都是奢求，而校方要的是提高我們的英文程度。

至於普通的史地知識，我們更是莫明其妙。你也許會覺得好笑，因爲我們有許多同學還不知道目前中國究竟有幾省，幾個省會的名稱。當看到報上說大別山有戰事，但大別山在那裏？開羅會議，開羅又在那裏？美洲抑或歐洲？至於那些「全能國家」「哀的美敦書」等名詞又是指些什麼？一羣高中將畢業的我們，捧着一張報紙盡是些問號。

再說音樂、美術、體育吧，這些在我們學校裏是被認爲多餘的，到了高中，我們就和這些課程絕緣了。中學是基本教育的關鍵，牠的目的是介紹各種科學的緒論與概要。讓我們進大學時好隨着各人的興趣就高中裏所學得的一種學科專修。但是現在呢？在一般對文法科技視的心理下，高中成了大學理工科的先修班。不管你的興趣與能力如何，總是一大羣的數理習題。無數個興趣被



扼殺，無數個天才被摧殘！到現在止，我們沒有一點社會科學的常識與認識。對於目前的現實，我們感到迷惘與隔膜。師長父母對我們的希望，就是工程師，至於目前無數個大學工科畢業生的失業的現實他們是不問的。

我們每天有兩個半鐘頭的自修時間（住讀生之遊息時間由校方排定），我們自問是用功的一羣（自修時有訓育員監督），我們沒有浪費過時間。但是兩個鐘頭又值得了幾道習題？得了幾個生字？背書複習怎樣安排呢？可能一日事一日畢嗎？於是只有盡力地拖，做了多少算多少；等到考試了，就只有背城一戰開夜車了，這在校方是不允許的，但不允許又怎樣呢？分數要緊呀！於是挺而走險，躲在廁所裏在昏暗的三支光燈下啃着書；要不然，就是半夜裏起來，像小偷似地摸索着。就這樣還得猜題目，碰運氣，不求甚解地背上幾段，例題看不懂的，也給它死記下來。倏倏及格了，開心半天；不及格呢，氣上一個禮拜。我們每個人都成了分數至上者，經驗豐富的投機家與欺騙者。當然，成績好的不是沒有，但是他們天資強根基好的又有幾個？難道教育的目的就在培養這少數的少數嗎？

已經是營養不良的我們，在這樣的情形下又有什麼健康可談？現在我們從早上六時起，到八時半睡覺止，除了飯後的十分鐘的散步外，整日地坐在自修室裏，除了書本裏的工作外，還得讀從未讀過的四本外國史地，四本公民，再四本中國史地以及大學投考指南。從高三上學期到現在，我們有很多人沒上過操場，沒讀自己的身體活動過。就這樣，一個肺病初愈的同學又吐血了！我自己呢？我是素稱健康的人，但同一樣的同學一樣地課功課環境弄得人四肢欲斷、一身無力、頭暈腦脹，整天像生病、咳嗽、發熱，臉色蒼白、體重日減；十足的一位肺病的嫌疑犯。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還有餘暇去看自己所愛好的課外讀本與精神食糧嗎？現在請報在我們是一種過奢的享受；至於前進的雜誌或書籍，就是有閒錢去買，有閒時去看，也要請校方檢查通過，否則就是思想不正。高中將畢業了，還有十分之八的同學連人生觀的意義是什麼還不知道，也許就從未想過。至於在這將快到來轉變中，知識份子所應負的責任以及知識份子本身的將受考驗，這些在我們都是沒用的東西；我們所認為的人生目的，就是讀工科，畢業了職業有出路，生活可以解決就完了。這種為吃飯而生存，為生活而生活的人生

觀就是現在當局辦教育的目的，學校培養人才的目的。這人生觀是健全的嗎？何況在內戰不息破壞不休的現實下，中國的僅有的幾個工業基礎支解讓摧殘，工科的出路又在那裏？

在功課的重壓下，在校規的嚴束下，我們失去了我們的青春、熱情；我們有着不是我們的年齡所應有的老態。對於劇變中的現實，我們感到麻木。看到了大哥們的爲了反迫害的罷課的消息，我們的直覺的判斷是：「共匪又在策動學潮了，這些大學生真是醉生夢死讓人家利用。」悲哀嗎？別怪我們的愚蠢，這是教育當局的目的呀！

從小的環境，使我對社會科學有着狂熱的喜愛；幾年來，我像餓狗似地抽出了百忙的時間讀着我所喜愛的東西；就是這些使我今天對這不合理的環境還不至於完全麻木，而寫出了這個控訴。感謝天！我還是個幸運者，我有着愛我而尊重我的意志的雙親。他們讓我自由地採取我的興趣，而並不重視這個人的分數。別的同學呢？據我所知道的他們的父母除了要他們將來作工程師之外，更要他們的分數，就在這樣兩面的夾攻下，我們生活着。

爸媽！六年的光陰，數千萬元的學費，給了你們的孩子些什麼？一個肺病的嫌疑犯的身體，一個十九世紀的老頭子的思想，一個失去了青春、熱情、活潑的少老頭，一個失去了同情心對現實麻木的書呆，一個只知道爲了吃飽而生活的未來的國家的主人翁！

快畢業了，在這大學之門之前，一年多來我們睡覺也想着，夢裏也想着，吃飯時也想着，整天地我們焦急着苦悶着，爲的是，從前看着別人在演劇悲劇，現在臨着我們來主演了。入學試題的奇特，錄取人數與投考者的比例懸殊，私立大學的學費，無數個快到來的陰影壓在我們這顆脆弱的心上。假使不取呢？前兩期畢業同學的遭遇，還留在我們的腦裏；家裏怎麼交代？又有什麼臉活下去？

是我們不用功嗎？不，我們在校裏的成績雖不太好，也總在中等以上。現在每當我們聚會在一起的時候，每個人的臉上都變態地表現着一個問號：「怎麼辦？」；我們互相詢問着：「假使考不取如何怎樣？」回答的盡是幽咽的聲音與沉重的嘆氣。這是怯懦嗎？不，是無可奈何的無奈！於是去年「落試自殺」的影子又一度地掠過了我們的腦子！

四月二十二日夜

## 讀赫爾回憶錄

費孝通

紐約時報今年正月二十六日起開始刊載前國務卿赫爾先生的回憶錄（Memoirs of Cordell Hull），逐日發表，星期日除外，到三月六日結束。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國，剪下了全份，最近寄給了我。這一個相當於美國現代外交史的作品，消磨了我好幾個深夜，讀完了有很多感想。我想不久這個回憶錄一定

會出單行本，甚至會有人翻譯出來的，所以不妨先介紹一下。

赫爾是羅斯福總統挑出來的人物，一直做了十二年國務卿，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起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止。在美國歷史上他是所有國務卿中任期最長的記錄。他退休時已經是七十三歲，假如不是他積勞成疾，年邁力衰，他

可能一直做到羅斯福去世的時候；而且假如他不受體力之累，他也不致辭謝羅斯福邀他做副總統共同競選之請，現在還可能是白宮的主人——這些可以說是無謂的設想，因為他在雅爾達會議前夕已被送入醫院，事實上已經卸職了。他固然沒有撐持到戰爭的結束，但是他在任的十二年却正是美國外交史上最多事的一節，他和他的摯友羅斯福一起肩担了這一從大陸強國長成世界強國的艱苦責任，他們都可以說是鞠躬盡瘁，對國家供獻了一切。羅斯福在接受赫爾辭職的覆信中，稱他是「聯合國之父」，不但聯合國的名字是他提的，而且這也是他一直追求的理想，國際的正義和合作可以說是他航海的羅盤。在聯合國已形同虛設，美國已走上睥睨一世，想獨步天下，創立「美國世紀」的今日，重讀這老人的回憶，怎能不惕然心驚！

他在這回憶錄的末章曾警告美國說：「我們今天在軍備上是有力的，在追求和平和人道的使命上也是有力的。但是和這力量同來的是重大的責任。最重的是，在我們接受我們的力量和責任中，爲了和平、公正、自由、進步所需國際合作上我們應預領導的名分。過去普通認爲美國靠了他豐富的資源，組織的能力，可以有恃無恐，我們的運命和我們的制度可以永垂不朽。沒有比這種信念更危險的了。我們其實已到了應當站定、看看、和聽聽的時候了。我們應當分析自己，敏銳的自省，我們在世界上的佔着什麼地位。」

多少美國人會聽取一個已退休了的老人的警告，我在此無法猜測。在這一個人不尊重經驗和智慧的民族裏，這套話可能是一陣耳邊風。但是從我們旁觀者看來，「站定、看看、聽聽、」對於美國實在是太需要了。我不很知道美國國內的情形，祇是我個人所接觸着的美國朋友們說，也不免有時感覺到一種「鐵幕」張在我們中間，在戰前我所經驗到的坦白、誠懇、互信、謙虛的精神已經打了很大的折扣。這正是赫爾所說「有恃無恐」的危險信念所造下的。他們把人間的事看得過分簡單，祇從自己的觀點來設想，不再去求瞭解別人的觀點。他們不求瞭解別人的觀點那是因爲妄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強制別人接受他們的觀點。我始終認爲國際的合作有一前提是在承認別人從他們自身利益所發生的看法。沒有國家應當把自以爲是的力量強制別人接受。這一點赫爾先生也一再強調，警告美國今後的政府決不可根據自己利益去干涉別國。但是在當前的國會裏却可以有人公開的說爲了美國要遏制蘇聯而去支持別國的反蘇政權。美國反蘇不反蘇別國管不着，別國反蘇不反蘇也是別國自己的事。美國有權利去和志同道合的反蘇國家合作，但是公開的以四百萬金元去左右義大利競選等一類事，還能在正式的預算中提出來，真使旁觀者看來，會驚愕不止的。美國這樣做得出來，顯然全不考慮國際的印象，正像是一個大力士拍着胸脯，挺着腰，「我這樣，你敢怎樣我！」——有恃無恐是個危險的信念。赫爾先生沒有說得過分。

在這裏我又想起有了一次和一位新從華盛頓來的朋友談話，講到了杜魯門先生否認會有意調解中國內戰，協助組織聯合政府的事。這位朋友和我說：「

你可別太認真了，這話是內銷的。」——說給國會議員聽的。我就問他：「你們也考慮到這話在中國會發生什麼影響？」——「你說怎樣？」——「我們覺得中國人上了當。」——「這是不幸的」，他接着還說：「我們沒有想到會有一種反應。」杜魯門先生說這句話的時候，可能真的眼前祇有和他磨姑的國會議員，像小孩一樣：把嘴裏的糖硬嚥下了肚，伸出雙手說：「我沒有偷糖。」他沒有想到還有中國，中國國內還有中國人，中國人中還有因馬赫爾的調解對美國會有好感的人。這些人認爲自己上了當，對於美國今後的對華政策有什麼影響誰也不敢說，但這些人在有恃無恐的大力士腦中沒有絲毫重要性是千萬萬確的。——我反覆的讀着赫爾先生記錄着他怎樣戰戰兢兢處理他的外交政策時，真不免爲美國失去這傳統而惋惜了。

讀了赫爾的回憶錄而想起杜魯門先生的「健忘答覆」似乎是聯想得太遠，其實不然，這裏還包含着一個相當微妙和有趣問題，就是美國的總統和國務院的關係。在美國的政治制度中，部長是向總統負責的，（但在任命時雖要得到參院的同意，在普通的情形中，這同意不成問題的。）所謂向總統負責的意見是部長所執行的政策必須是代表總統的，總統的話是最後的定論。但是總統處理的事情太多太繁，普通都祇在原則上示意給部長，實際的辦法是由部長管理，很多事總統並不接頭。在外交上說，一切和外國政府交涉商議的事務經常由國務院處理，總統對外交有關的演說也大多由國務院擬稿，所以在平時總統其實是部長的發言人。到了羅斯福手上，這情形有了相當重要的改變。羅斯福的雄才大略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事實上在戰時，國際關係已出了一「外交」的普通內容，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等微妙的牽聯，祇有統攝大權的總統才能加以適當的調排，所以羅斯福開始遣派專使，我們中國就來過好幾個；而且在必要時，總統親自出馬，召開「巨頭會議」。這套新的外交方式不但有它的需要，而且結果也有不可磨滅的收穫，但是在政府機構中却發生了不少弊病。

總統本人和他所遣派的專使在職權上都超過或平行於國務院系統中的人物。總統挑選出席國際會議的代表以及總統出國時的隨員並不一定和國務院磋商。這些人所帶出去的政策，在交涉中所得到的結果都可能和國務院經常進行的軌道不合。這樣發生了美國的多元外交了。

赫爾的回憶錄裏記載着不少這類多元外交的實例。他出任國務卿之後第一次出國是一九三三年的倫敦經濟會議。他主張在這會議裏確立中止關稅競爭的方案，可是在代表團裏就有主張提高關稅的 Pittman，到處學他自體，會議開到一半，又來了一個 Moley，個別的會外進行穩定貨幣的談判，而且自作主張商定了羅斯福不能批准的協議，幾乎鬧得經濟會議不歡而散。身爲國務卿的赫爾無法干涉。

再舉一個例子：羅斯福出席加拿大魁北克的巨頭會議時，帶了財長摩根索一同去。摩根索提出了一個處置德國的方案，這方案和國務院所擬定的根本原

則有極大的出入。摩根索的方案是「農業德國」，而國務院却認爲一個食料不足的經濟不但將使德國不能安定下去，而且整個歐洲都將不易復興。我在這裏並不想批評這兩個政策，祇想說明這個多元外交的結核。摩根索方案既以羅斯福的名義和邱吉爾說定了，使國務院處在一個極尷尬的地位。日後德國方案的僵局也就是從這多元外交中演化出來的。

羅斯福喜歡自行處理國際關係固然是有理由的，但是他出去開巨頭會議時不能常常帶他的國務卿，爲了諮詢之需，他於是和國務院次級官吏發生了直接的關係。那時有個能幹的次長威爾斯，就是起草大西洋憲章的人物。威爾斯原是羅斯福的摯友。他和總統私人間接觸機會日密，自不免超越了部長去和總統商議外交政策了。於是在國務院中發生了兩頭外交，各行各是，一直到衝突太深刻了，羅斯福不能不命令威爾斯辭職，構成赫爾在國務院十二年的部長生涯中最不愉快的人事糾紛。

國務院權力的分散，以致引起美國外交政策的矛盾和易變，其實是出於他們的政府機構已不能適合於當前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這現象發展到戰後更爲深刻，所以最後不能不請出一個以組織力最強的前任參謀總長來重組國務院，連原來古雅的建筑一併放棄。但是馬歇爾真的能統一外交政策麼？我想我們至多祇能說進步了一些，還不能說完成了這目的。在戰後美國國際關係中有一個新的原素，就是在占領國裏有着手握軍符的統帥，德國的克萊將軍，日本的麥克阿瑟將軍等。國務院對這些外藩重鎮能有多少支配的力量是很成問題的。以軍人來主持國務院固然可以減少一些外交中的多元性，但是如果外交的實質側重於軍事性的話，國務院必然會淪於幕僚性質，在政策上無法主動。這在戰前的日本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赫爾時代國際間經濟的交涉都以國務院作中心。在魁白克巨頭會議中，摩根索爲了要邱吉爾接受他的「農業德國」方案，許諾了六十五億元的借款，這件事會引起赫爾的嚴重抗議，說是財長越了權。現在呢？復興歐洲的計劃固然是國務院提出的，但是這計劃却另設機關執行，不受國務院控制。復興歐洲

計劃原不是普通的借款，而是富於政治性的反蘇計劃的一部分，如果國務院不能控制，則除了軍事外交外，又產生了經濟外交，一個不能控制軍事和經濟的國務院還能做些什麼事呢？

在赫爾時代，羅斯福在國會中一直握有多數地位，所以在外交政策上，國會和總統之間並沒有衝突歧異。杜魯門上台不久就喪失了國會裏的多數地位。共和黨挾其國會中多數的勢力，使杜魯門不能不在兩黨外交的掩飾下，自動的選就共和黨。他的苦衷，我們是可以瞭解的。但是國務院却不能事事去迎合共和黨，於是發生了立法機關發動外交政策強制國務院接受的事例。美國對華借款是這樣弄出來的。國會既然以創制外交的責任自負，他又覺得國務院並不衷心合作，於是議員們個別的東飛西走，自行和外國政府接洽。這樣，外交中又多了一個頭。頭緒一多，紊亂難免，使別國政府無法隨從；局外人更看得五花八門，莫衷一是：國務院可以擱置總統特使的報告，總統又可以出爾反爾的否認自己的聲明，議員却直接自承是外交節使，和外國政府接頭，回去可以強制國務院修改外交政策——這一切都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紊亂的表現，紊亂的起因却在外交的多元化。這正是赫爾先生所亟力反對而沒有見效，非但沒有見效，在戰後更變本加厲的美國政制的弱點，這弱點不能不說是目前世界動盪，戰雲密佈的一個因素。

可惜赫爾先生沒有在回憶錄之後，對目前的美國外交加以批評，雖則他在末章的確指出了美國外交應循的道路。這位聯合國之父自然念念不忘他所創造的和平機構。其實這真是一個很可用的測驗標準：美國的國際政治利用聯合國機構的程度正可表示他趨向於國際和平的程度。赫爾是主張國際和平的，所以他強調聯合國；馬歇爾計劃不走聯合國的軌道也就說明當前美國外交離開赫爾的方向已經很遠了，這也是說，離開國際和平的目的很遠了。在這個時候讀赫爾回憶錄，可能祇是歷史的興趣。但歷史有時却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現在的面目。

四月二十八日於清華勝因院

# 華萊士晤見記

(美國通信)

田心源

華萊士，這位在衣阿華州 (Iowa) 土地上生長長大的人物，現在正爲了求世界和平而競選總統。從四月二十八日起，他開始在美國中西各部州作巡迴演說。這個消息早在三月下旬即由衣州華萊士競選委員會宣佈，同時競選會的發言人呼籲：「衣州是華萊士的家鄉，凡是愛好和平的入，應該儘可能的和他站在一起，衣州的投票者應當作一

個榜樣給別州看看。」這以後，筆者所攻讀的學校 William Penn College 中的美國學生很快地就成立了 "Students for Wallace" 的組織，並且與衣州華萊士競選總會及衣州州立大學擁護華萊士的組織取得密切的聯絡。這在四月四日筆者給觀察編者先生一封短信中是已經提到過的。(觀察四卷八期讀者投書欄)

四月九日，美國二十三州的學生代表爲支持華萊士在芝加哥舉行集會，前後一共兩天，出席代表達兩百多人，代表着二百零六個不同的獨立學院和大學。最令人注意的就是代表中有遠來自南部德克薩斯 (Texas) 州的。第三黨的聲勢真是蒸蒸日上。尤其華萊士能獲得一部美國青年學生熱烈的支持，這對於他的敵對者是一件最頭痛的事。



在這種情形下，華萊士在回他家鄉的第一站 Iowa City，就遭受了打擊，但這樣一來，兩個老黨人士在心理上對華萊士的恐懼更使人看得明顯了。那就是衣州的州教育局宣佈拒絕華萊士在衣州大學的禮堂中發表演說，所持的理由在國內恐怕已經成是老生常談，而為識者所笑的，就是青年人在成熟以前不應使之接近政治。一雖然經過衣州大學的教授和學生抗議，但華氏也只有在該城公共的會場發表演說。更不幸的是四月二十八日當華萊士在那兒結束他的演說後，為當地居民圍住照相時，兩枚雞蛋飛來打在他的身上。據說作這事的是美國保守的退伍軍人團體 American Legion 中的份子。這種惡作劇性無聊的行動，表示什麼呢？想國內同學們一定瞭解得比我更多。

四月二十九日，天氣出奇的好，正配合着人們的興奮心情。上午十一點鐘是華萊士決定到本校的時間，從十點鐘起，對他景仰的人就陸續的在路旁候着了。

平常學校中的集會多是由學生作主席，這次却例外地由校長親自出馬來介紹這位美國第三黨的總統候選人。本校禮堂中擁擠了有將近兩千人的樣子，聆聽這位為世界謀和平的總統候選人發表演說。這次華氏在他的演說中主要是攻擊美國華爾街的反動資本家。他說：「這些反動資本家比那些左翼的力量還要危險十倍。」筆者認為他這句話的主要意思是提醒美國人民不要因宣傳而過份錯估了左翼力量，而對這些反動資本家的危險反忽略了。

這次是筆者第二次看見華氏，第一次在重慶。他是那樣的無拘束和開着那些拉着手談笑。當時筆者深深地領略到人家從事政治的人能毫無隔閡地勇敢地和人民

接觸，而不把自己已從人民中「特殊化」和「神秘化」起來的精神。

在本校餐廳中用過午飯後，華萊士應學生的要求在校園中的草地上坐下，答覆問題。約有三十多個同學參加，本校校長坐在他的旁邊。為了一「觀察」編者先生的囑託，筆者毫不遲疑地搶先坐在距他只有尺遠的對面。當時對着這位世界上有億萬人在聽着他聲音的人，筆者不自覺地感到渺小。但由他的誠懇祥和的面容和態度，使我這位願意國內同學們做個宣傳小卒的人，也有了無比的勇氣向他提出鉅大的問題。筆者在華萊士到本校以前，即起草了一封預備給華萊士先生的信。信中主要的內容是轉給他「觀察」編者先生徵求華萊士先生的意見的幾個問題。當筆者把這封信遞給華萊士後，他很快地讀了一遍。帶着抱歉的神氣，他說：「這些問題牽涉得太多，太廣，不能即時回答。我願意在答覆後寄給你。但我却不能担保在多久之後，因為最近在旅途中很忙的原故。」

筆者問他：「可否稍微談一點你對中國國民政府的看法呢？」一劈頭一句，他毫不客氣地說：「獨裁的政府，警察式的統治集團。一想了，一思，作為他這句話的證明，他提到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先生在昆明被特務暗殺的案件；他毫無錯誤地談到聞一多教授是因李公樸先生被暗殺之後，發表了一篇演說因而遭到毒手的。他說：「你對這些情形一定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筆者問他：「你對中國現在情形有什麼看法？」他說：「毫無疑問的，中國問題是現今世界問題中的一環。假如美國和蘇聯間的關係能改善的話，解決起來當然容易得

多。首先一步當然是撤退一切對中國軍事上的援助。」他更希望地加重表示：「中國需要另外建立起領袖來領導中國的復興工作。但這種領袖美國却不能也不應該以帶着強迫的性質替中國去做，而必須由中國內部自覺地感到這種需要，而循着這條路去做。在那種情形下，美國可能對這個新興的領袖人物以物質或精神上的援助。」另外一點，回憶到他在中國的情景，他認為：「中國的農民太苦了，一個好的政府必需去幫助他們增加生產和解放封建地主的壓迫及剝削。」

筆者再問他：「你對中國留美學生有什麼觀感？」他蹙了蹙眉說道：「我知道有許多中國學生在中國讀完大學，到美國來作進一步的學習後回到中國，只想把中國造成和美國一般，却不考慮到中國自己的環境。而且差不多這些留學生回到中國後都逗留在都市裏，而不肯往鄉下去做，不願意為農村中的老百姓服務。甚至於有些竟不願意再回中國去作中國人了。」對於這個嚴厲的批評，筆者當時也只好默不作聲地加以接受。

末了一個問題，筆者問他：「勞工組織與你這次競選的關係如何？」他很坦白地說：「差不多工人組織中的上層人物都是反對我的。但在中下層我却有把握獲得很多的選票。」

最後筆者拿出「觀察」第三卷第二十一期，這期上有費孝通先生所寫的：「華萊士競選的道德意味」。我把標題講給他聽後，並且請他在上面簽了個名作為紀念。

(五月一日)

# 無病之病

張述祖

在變態心理學上有一個饒有興味，然而也是最使醫生們頭痛的問題，那就是無生理原因可以查出的身體疾病。視官絲毫查不出缺點，而不能見。聽官絲毫查不出缺點，而不能聞。肌肉及神經絲毫查不出缺點，而竟癱瘓等等，這些是害思病 (Hysteria) 的習見症候。並未勞動而疲倦，並無生理上的頭痛原因而頭痛，胃裏並無毛病而消化不良等等，這些是神經衰弱病 (Neuroasthenia) 的習見症候。關於此類事實，普通有兩種解釋：其一謂凡屬身體疾病，必定有其相當的生理原因，如果沒有查出，那只是檢查的方法還不夠罷了。這可以說是「一種機械的唯物論的觀

點。另一種看法，就是認為身體上的變化，既然可以影響心理狀態，那麼心理上的變化，當然也可以影響身體狀態。所以無生理原因的身體疾病，是由心理變化的影響致成的。可是如果問為什麼身心能相互影響，則答不出。這可以說是一種神秘的交感論 (Interactionism) 的觀點。我們認為這兩種解釋，均不能令人對事實有所了解。都可以說是武斷 (Dogma)。而這個問題，不僅是有趣，並且頗有實際的意義。不僅精神治療的醫生 (Psychiatrist) 關心他，一般的醫生也關心他，因為他非藥石所能奏效。就是做父母或教師的人，也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而使

們焦急無措。筆者對這類無病之病的起源，企圖提出幾點雖無充分事實根據，但為邏輯所許可的解釋，以就正於高明。

一、起源於注意：個人對於各種刺激的感受，均有閾限 (Threshold)。所謂閾限，就是指恰好能夠感受到的那種刺激強度而言；比閾限的強度再低的刺激，即不能感受。這是心理學上人所共知的。同時我們又知道這種閾限並非絕對固定，而是可因種種條件增高或降低，如藥物的影響，生理的狀態等。但另外有一種最重要的條件，那便是注意。因為注意，就是全身調整 (Accommodate)

為最便利於反應某種刺激之狀態。當我們注意於某種刺激時，雖然其強度較低，也可以使我們感受到。反之，如果我們不注意某種刺激，則儘管其強度較高，也難以使我們感受到。這是在日常經驗中，可以隨時證明的。一個人的身體內部，可以說無時不有輕微的肌肉感覺 (Kinesthetic Sensation) 及有機感覺 (Organic Sensation) 的刺激發生；惟因其強度甚低，故通常往往在閾限以下。如果特別加以注意，那麼閾限既降低，自然本來感受不到的刺激，就可因而感受到了。

先舉別的例子來看看。比如我們身上穿的衣服，多少是可以給我們以觸覺及壓覺的刺激的；但通常當我們不特別去注意這些刺激時，是不會感受到的。現在請你特別去注意一下，看是否有衣服給你的觸及壓的感覺。另外如自己房子裏的氣味，通常自己並嗅不到；可是如果注意地去嗅，則多少總會感覺到有點氣味。身體內部的刺激，情形亦同。在飯將桌上的人，可以過了吃飯的時間而不覺餓；好久而小便而無尿意。可是等四圍一完，馬上就覺得要吃飯要小便。當然在飯將時，並不是胃沒有作餓飯收縮，膀胱沒有充盈，不過因為當時注意不在此，因之這方面的閾限就提高，等飯將打完了，注意移向此方面，於是閾限就降低。又如看電影時，雖坐了許久，而不覺腰困，待電影完畢，才立刻覺得腰困，其實腰部肌肉中在看電影時，已積有乳酸 (Lactic acid)；這就是說刺激是存在着的，不過因當時注意集中於電影而不在此，所以不能感受到。

在神經衰弱病中，有若下身體症候如疲倦、頭痛、消化不良、尿意頻數、心跳等等，都是如上邊所舉的例子那樣，加以解釋的。一個活着的人，無時不多少有所活動；所以其身體各部分肌肉中，無時不可能積有乳酸；正常的人注意集中於生活事業上，所以這種輕微的刺激，多在閾限以下，遂不易感受到。而神經衰弱病的患者，注意集中於自己的身體；他們是要借病來逃避現實。所以可以說是整天集中注意，來找尋自己的病；那麼他們對身體內部的刺激的閾限，自然就降低，於是引起起正常人的疲勞感覺的刺激，對他們就會有效了。頭痛也是一樣的情形；本來因為頭部的構造與機能最複雜，所以因輕微的失調而發生的輕微的頭痛刺激，是可以隨時都會有的；不過正常的人，注意不集中於自己的身體，所以不覺得。如果你肯專注意這件事，敢保險在半點鐘之內，一定可以覺到幾次隱約的頭痛。再如消化不良，胃裏裝了吃下去的飯，在正常的人，因對此未加注意，所以並不時常覺得胃裏

有東西；正如同我們通常並不時常覺得嘴巴裏有個舌頭，或腳上有雙鞋子似的。但如果特別加以注意，那麼就是一個正常的人，也可覺到自己胃裏確乎有東西。尿意頻數，更不必說；除非是你剛小便過幾分鐘，要不然的話，只要你想到小便這回事，立刻就覺多少有點尿意。至於心跳，也是這個道理，我們的心臟，本來經常是在跳動的，不去注意不覺得。可是要專去注意，甚至上手去摸，則焉有覺不出之理？

看過上邊的例子，就可以了解，為什麼神經衰弱病的患者，雖然有顯著的身體上的自覺症候，而醫生的診斷，則不能成立。並且另外還有兩種表面上看起來似甚矛盾的事實，如果用上邊的觀點去解釋，就不會有什麼古怪了。那就是這類患者如能轉移注意，不去專心珍視自己的病體，病反可減輕；而愈休息，病反愈加重。這就是因為不注意則閾限提高，本來覺得的，遂不覺的了。休息時更可集中注意於自己，那末閾限當然降低，本來覺得不清楚的，就更覺得清楚了。

不過單是這樣，還不足盡解釋的能事；必須再加上惡性循環 (Vicious Circle) 的道理。所謂惡性循環者，就是說愈注意愈覺得清楚；愈覺得清楚就愈要去注意。如此循環，遂使患者的自覺症候日漸加重；勢必引起患者恐懼及憂慮的情緒；而這些情緒激動時，內臟方面即起擾亂，於是本來沒有病的病，也多少會變成真病了。

二、起源於交替反射 (Conditioned reflex)：凡與引起某種生理變化的刺激多次聯同出現的刺激，可以代替原來的刺激，而單獨引起原來的生理變化。這種例子很多。人所共知的巴夫洛夫 (Pavlov) 的實驗，便是最典型的。流口涎的生理變化，本來是由肉味引起的；因為鈴聲和肉味多次在一起，便可代替肉味而引起流口涎的生理變化。以突然的電震可以引起皮膚電阻的改變；如多次以紅色的光與電震聯同出現，則此紅光即可代替電震而引起皮膚電阻的改變。瞳孔縮小的生理變化，本來是由強光引起的；但也可以會多次與強光聯同出現的聲音引起。這些都是心理實驗室裏的熟知事實。又如日常經驗中的例子：睡眠這種生理變化，本來是由某種複雜的生理狀態所產生的；而做過父母的人，都曉得以輕拍使嬰兒入睡。放尿本來是由膀胱充脹所引起的生理變化；但路旁的一隻尿桶，也可以使我們放尿。上述這些事實都是證明引起生理變化的原本刺激，可由別的刺激代替。這與交替反射的原則是完全相符的。

現在我們試來分析那些可以代替原本刺激的刺激。則

牠們可以是體外刺激，也可以是體內刺激；可以是實際刺激，也可以是符號刺激。因之各種生理變化，不論其原本刺激是什麼，經交替作用 (Conditioning) 後，可由外界的事物引起，亦可由本身的其他生理變化引起；可由某種意念 (Idea) 引起，亦可由某種情緒引起。試再拿嘔吐與暈眩作例子，這更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關係直接。嘔吐本來可由某種不適當的食物刺激胃黏膜而引起，但因為這種食物的氣味或形色，多次同胃黏膜所受的某種刺激相連出現，所以因交替作用，單是那種食物的氣味或形色，就可使人作嘔。如果在多次嘔吐時，均同時咳嗽，則以後可能凡遇咳嗽即作嘔。食了某種食物便嘔吐的人，可能只想到那種食物就作嘔。或者如果在多次嘔吐時，均同時有所恐懼，則以後可能凡遇恐懼即作嘔。暈眩本來可由中耳三半規管 (Semicircular canals) 中的液體，因受震蕩而失却平衡所引起；但因為在汽車及輪船中，常常發生這種刺激，所以有人只要看到汽車或輪船，就可多少感到暈眩。如果在坐汽車或輪船時，多次均遇進食過飽，則以後可能凡遇進食過飽，即感到暈眩。坐汽車或輪船暈眩的人，可能只要想到汽車或輪船，就多少感到暈眩。或者如果在一次長途的汽車或輪船的旅行中，適因某事一路憂慮，則以後可能遇有憂慮，即覺暈眩。

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來看。如果上述的生理變化，都像嘔吐暈眩等，是屬於病理的，如腹痛、頭痛、發燒、脈搏加速等等；而因交替作用與這些病理的變化發生連結的刺激是意念或情緒，那就是說因為想到一個念頭，或發生某種心情，即有身體上的病理變化發生，這就是變態心理學上所說的沒有病的病了。有人會講，我這裏未免把交替反射的作用範圍，太無限制地擴大了。普通在心理學上講到交替反射，大都是說由某種刺激所引起的心理反應，可由曾與該種刺激多次聯同出現的其他刺激代替而引起之，至於生理反應的引起，是否也可這樣漫無限制地代替呢？殊不知交替反射原則的最初根據，是唾液胃液等的生理反應。據巴夫洛夫的實驗，尤只要見到或嗅到食物，就不僅流口涎，並且胃液也要增加。照原本的生理反應講，胃液是由食物入胃後才引起分泌的。那麼像胃液分泌以及前述舉過的皮膚電阻改變等生理反應，可由代替的刺激引起，按邏輯講，自然沒有理由否認其他的生理反應，也可能由代替的刺激引起。

不過話雖如此，但病理的交替反射之建立，在正常的人則確乎並非習見的事。這就是因為在在紛擾刺激 (Irrelevant Stimulus) 的情境中，交替反射不易建立。所

謂紛擾刺激者，即除原本刺激與代替刺激以外的刺激。所以巴夫洛夫做交替反射實驗的實驗室，除當作原本刺激的食物及當作代替刺激的鈴聲外，將其其他刺激儘可能排除；怕外面的聲音傳進去，甚至使實驗室的建築成爲絕聲的（Sound proof）正常的人，意識領域大，那就是說他的注意範圍廣，所以在實際生活環境中，同時感受到的刺激甚多。因之當任何兩種刺激發生交替作用時，往往不免另有紛擾刺激。而心理變態的人，其意識領域縮小，注意集中於自己的某種意念上，實際生活環境中的刺激雖多，但凡與其所集中注意的意念無關的，均不能引起他的反應。所以當任何兩種爲他所注意的刺激發生交替作用時，就少有紛擾的剌激，因而就容易建立起正常人所不易建立起來的交替反射。且由代替刺激所引起的生理變化較爲微弱，正常的人，因不注意，不易感受到；而心理變態的人，前邊已經說過，因集中注意於自己，所以就能把這種微弱的變化，經前述的惡性循環而嚴重化。

三、起源於裝病：害患病的若身上體症候，每係出於患者的裝作。因爲這些症候是患者利用來應付困難的手段。由這種意義上講，可以說這些症候並不是患者被動地遭到的；而是患者自動地做出來的。無病而爲有病，是要欺誰呢？如果爲得是欺人，那麼這不是和小孩裝肚子痛逃學一樣了嗎？然而大有不然。小孩子裝肚子痛逃學，別人容或會當以爲真，但這個小孩子本人，則知道自己是沒有病的。而害患病的患者所裝的病，則不可使別人信以爲真；最重要的是患者本人確信自己已有病。有時甚至別人倒不相信，而患者本人則絕對相信。那麼說來說去，這裏所謂裝病，究竟是誰裝給誰看呢？那不是說自己裝給自己看麼？自己裝給自己看，成個什麼話呢？這就得略費點解釋了。

現在先從日常經驗中找些事實來看看。我們常常可以一面考慮着一個問題，而一面信步所止。中間如轉彎、過橋、躲開障礙物等等活動，可以完全於不知不覺中行之。另外我們也常常有一面與別人談話，一面信手寫字，字成而不自知的情形。像走路的轉彎、過橋、避開障礙，以及寫字的筆劃配合等，都應該是操心才能做的事，而竟可於不操心中做出。那就是說不操心可以做出操心的事。也就是說自己可以不知道自己的操作，自己所做的事，不必全入自己的意識領域。再舉幾個例子看看。如我們打定主意要說的話，往往有時囁嚅不能出口；打定主意要去的地方，往往有時趕起不能成步。這就是說一個人可以不要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前邊信步走路，信手寫字的例子，是說

明個人在其意識領域以外，可以主持某種行爲而不受意識的宰制；好像在意識領域以外，還有一種主持行爲的勢力。後邊囁嚅不出口，趕起不成步的例子，是說明個人在其意識領域以外，還有一種抑制行爲的勢力。換言之，即謂一個人主宰行爲的勢力，好像不只一個；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我」不只一個。那個「我」一做的事，這個我可以不知道；這個「我」一要做的事，那個「我」一可以不讓做。總之說明一個人支配其肢體器官的勢力，不必全在意識領域之內。所以自己裝作出來的病，自己不知道是裝作出來的這病事，和信手寫出來的字，自己不知道是如何寫出來的；信步走到的地方，自己不知道是如何走到的；自己不知爲什麼不要自己說自己要說的話，去自己要到的地方一類事實，其道理是完全一樣的。

一個人可以有一個以上的「我」，可以有一個以上的支配自己肢體器官的勢力，這話怎麼講呢？是否承認在一個人的軀殼裏，有一個以上的靈魂呢？關於這件事的解釋，倒確乎不易。當然今日的心理學界，不能承認在身體以外有什麼精神或靈魂，慢說是一個以上，就連半個也不能承認。精神就是身體的作用，離開身體無所謂精神。弗洛伊德（Freud）拿意識（Consciousness）與隱意識（unconscious）來代表兩個「我」的勢力範圍，說是隱意識的「我」裝作出病來欺騙意識的「我」的。這也顯然有承認兩個靈魂的意味。同樣不是我們認爲可用的解釋。

我們認爲一個人雖然是一個人，但他的需要則可以不只一個。不過每一個人一個時間之內，都有一個或一套中心需要，所謂一套者是指相輔相成的許多需要而言。他在這一時間之內的行爲活動，有一大部分都是以滿足這一個或一套中心需要爲趨向的。於是這一大部分行爲就以這一個或一套中心需要爲中心而組成一個系統。而這個系統就是所謂在意識領域以內的「我」。可是除這一個或一套中心需要之外，還可能有別的一些個或些套需要，與上述的中心需要不相干或相互抵觸。他們雖不佔中心地位，然而究竟是在存在的。當然這些需要，也得用若干行爲活動來滿足他們。那麼這些行爲活動，就可分別以這些需要爲中心而組成系統；不過因其不佔中心地位，所以不常在意識領域以內。比如我們一方面和朋友商量要事，一方面舉杯吃茶，吃茶的需要，和要辦理那件事的需要，是兩種不相干的需要；而要辦理那件事的需要，當時佔中心地位，據有意識的領域。可是吃茶的需要，雖在意識領域以外，然而也可以支配我們的手、臂、唇、舌，來完成一套調協而合目的的吃茶活動；但這套活動，則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

，是不入意識領域的。你要說這是另一個「我」，或隱意識的「我」一做的事，也只好隨你。又如我們一方面有要表現自己高雅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有貪食的需要，而假如在與一個客氣的人會晤時，他桌上擺着糖果款待你，這時候要表現高雅的需要佔中心地位，而貪食的需要與之是相互抵觸的，爲了滿足前者，必須抑制後者。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往往以一種自己不覺察是貪食的行爲，來實際滿足貪食的需要。比方我們取食糖果時所探的一種像是在手和嘴來玩弄糖果，而不是立意要吃糖果的舉動。這不只是用來對別人遮掩自己貪食；同時在自己也當真覺得自己是在玩弄，而不是在吃。只是像我們這樣用心理學的眼光來特分析時，才發現這種底細。這就是自己欺騙自己的例子，我們每一個人都曾有過這種經驗的。你要說這是另一個「我」或隱意識的「我」，欺騙意識的「我」，只好隨你。既然正常的人，也往往有這種自欺自欺的情形，那麼害患病的患者，自己裝作自己眼看不見，腿舉不起，來欺騙自己，還有什麼莫明其妙呢？這和足將進而趨退，口將言而囁嚅，只有程度上差異而已。何況心理變態的人是經常有那麼固定的一種或一套需要，與其在實際生活環境中所須滿足的需要，完全相抵觸。那麼爲了滿足前者，而又不妨礙後者，於是就演成一套有經常性的，自欺自欺的行爲了。

### 叢書預約諸君鑒

本月份出版的三書，請補交郵資

- 一、四月份出版的三書（政學學言、鄉土中國、英人法人中國人），凡是預約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均已分別按址掛號寄上，祇有極少數，因爲沒有補交郵資，尙未寄出，即請早日將郵資補下，以便寄書。（每書補交一萬五千元，詳細情形參閱本刊四卷七期十九頁。）
- 二、甘肅、西康、東北、貴州、山西、四川除重慶以外，雲南除昆明以外，廣西除桂林以外，陝西除西安以外，上列地帶，航掛圖書，郵局不收。（航信通，新聞紙亦通，獨有圖書不准航寄）所有上列地帶原應由航掛寄上者，一律改爲普通掛號寄上，各書均已於半個月以前寄出，即希查收。
- 三、唯物史觀精義、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論雅俗共賞三書，本月底可以出版。預約這三書的讀者，請每書補交郵資（包費在內）一萬五千元，即盼早日補下，以便各書出版後可以儘早寄上。

# 中原烽火幾時休？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現在一般人所常說的一中原，並不是單指河南，也不是指的共軍中原軍區轄地，牠是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津浦路以西、武當山大巴山以東的廣大地區。在這片廣大地區裏，現在是遍地烽火，燎原之勢已自去年一八方風雨會中州一的時候即已形成，而且日益擴大。中原這個地區的山川形勢，都是自西而東做扇形的展開，即與平原交錯，是個可戰可守重要軍事地區。顧炎武曾經說過，一河南居天下之中，咽喉九州，關城中華，鎖天中樞，控地四鄰，居南北要衝，綿亘萬餘里，北拒井汾，東至淮海。一今日之所謂中原，雖然不是單指河南，河南依然是中原的腹地。

陽已經沒有了戰略價值，簡直是欺人自欺的「酸葡萄心理」。中國宋朝以前國家的重心在關中，歷代多以陝西為基地，山西為屏障，關洛陽以經營東部。這個東都特有的軍事形勢，山河依舊，並沒有更易。洛陽易手之後，豫境隴海線上的重鎮只剩下鄭州與開封，鄭州是中原的交通要衝，北依黃河，南近已平原地帶，沒有什麼軍事險要，共軍拿下洛陽之後，曾一度對鄭州包圍，結果未經開戰共軍就又離去了，國軍自東向西增援，使得徐汴間鐵路又一層遭受破壞。共軍為什麼不打鐵趁熱，拿到洛陽後急攻鄭州呢？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共軍對於主要城鎮的攻略，是在使用着一剝削戰術，以達其最後吃掉的目的。這次鄭州雖未經開戰，而徐汴間已被剝削得差不多了。還有一點，在平原地區視野開闊，空軍及機械化部隊容易施展威力，守軍憑借既設工事以逸待勞，另配以活動碉堡一之戰車巡邏，在裝備較差而沒

有空軍助戰的共軍，施行劇烈的攻擊時，如果不能迅速的拿下核心陣地來，常常容易遭受大的死傷，皖北阜陽之戰就是一個實例。不如層層剝削，以待瓜熟蒂落的時候，較為輕易。國軍重視中原戰場，是為了掩護江南，尤其是對於足以遮斷長江和津浦南段而威脅武漢京滬的大別山那一把利刃更為頭痛。白崇禧在國大中報告說大別山區共軍只剩了三個團，但在那地區的代表却及說大別山中至少還有共軍三萬人，一萬人一個團的編制，真是希罕。但無論如何，國軍是不願放鬆大別山的。聽說始終是以十個師左右的兵力包圍着大別山，不使他東去津浦西去平漢或向南渡過長江。在大別山以北，豫皖邊境上有裝備最好的機械化部隊第五軍，來往巡弋，用以掩護徐汴，捕捉平原上及黃泛區內共軍主力。這個部隊還相當的完整，行動起來起碼是一團以上的兵力，全軍經常攜帶着兩百噸以上的彈藥和給養，打起仗來

就「凍結老百姓」，封鎖消息，使老百姓歸村歸戶，不得在田間和途中活動。這樣限制了共軍的情報遞送，以熾燄的火力，迅速的行動，集中的兵力，與共軍共同盲目作戰，橫衝直撞，算是中原人海中一個孔武有力的游泳壯士。可是游泳壯士游泳去無傷於水，怕將來會有「善泳者溺」的一天。開封防務原由劉汝明負責，他指揮着他的胞弟劉汝珍和親家曹福林兩個整編師。曹福林的五十師實力上不如劉汝珍的六十八師，他們都是老西北軍，官兵多半是河北人，留在開封的眷屬很多。開封當人多已經逃走了，中產市民對他們還很有信心，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們無論如何得盡力保護自己的家室。現在劉汝明部已經調往荷澤曹縣去，新來接防的是吳化文部。

宛西地方團隊戰力的相當的堅強，這一部分地方力量可以看豫陝鄂邊區的堡壘。他屹立在中原通四川通陝西的山地上，隔絕着桐柏山、伏牛山和武當山的共軍，使他不能全力經略大巴山，大舉入川。去年共軍越過平漢路後，同他們打過幾次惡戰，後來共軍就不向這座豫陝鄂邊境上的堡壘進攻了。外間傳說雙方在保境安民的互不相擾條件下停止了戰鬥，共軍以大部分兵力北來搞豫中打洛陽，另以一部向江漢間滲透，繞往鄂境去打宛西背後的鄖縣均縣竹山等地輕輕的到達陝南，曾打下白河洵陽，還有一部分到安康地區，與關中南下切斷西蘭公路及隴海西段的共軍，遙相呼應，使得整個的陝境震驚，連住在城一帶的國立學校，都又在籌劃着遷校了。現在長安以西涇渭間的共軍雖已宣佈被擊潰，而豫陝鄂邊境上的新變化，却大大的影響了中原局勢，乃至川陝局勢。

一度沉寂的宛西，現在又掀起了大戰，豫陝鄂邊境上的堡壘是否這一次可以打垮，十分值得注意。據中央社四日開封的電訊報導：(一)盤踞南台屬曹店之匪軍陳賢主力，向鎮平縣城附近竄擾，有力地方團隊刻堵擊於鎮平以北三十里之捆地坪，石佛寺地區，激戰兩日，匪傷亡甚重，戰事已迫近城郊。(二)南台屬李青店匪孔從周及陳寶一部，經鎮店小街向馬山口及內鄉縣城竄擾，地方團隊堵擊於馬山口，激戰二日，匪我傷亡均重，現激戰在縣城附近進行中。(三)浙川共軍孔從周、陳賢、李靜宜各一部，經太平鎮、二郎坪向西峽口竄擾，我地方團隊堵擊於蛇尾溝、將軍嶺，浴血激戰一晝夜，匪傷亡甚衆，現匪主力已退西峽口附近地區。(四)鄖西之匪同時向浙川縣城竄擾，地方團隊迎擊於酒河附近，酒河之匪千餘名渡丹江、越蒲塘、竄入西峽口西六十里之丁河店，並與地方團隊激戰。一另據同日天津民日報開封專電，一西峽口被圍二日，鄖縣城二日晨激戰。一這樣看來，所謂宛西四縣——鎮平、鄖縣、內鄉、浙川，均已陷入苦戰之中，在宛西四縣中的西北重鎮，豫陝鄂邊境上的要地西峽口更為共軍的主要進攻目的。共軍這樣分進合擊的大攻勢，顯然企圖不小，即使不能完全佔據宛西四縣，如果打下西峽口，也可以將豫陝鄂完全聯在一起，而將宛西團隊

完全壓縮在一個小的地區中，使他再有一個時期的「保境安民」，一然後慢慢剝削；不過就目前的情勢看，這種僥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宣傳中的「共軍五月渡江」，他的先決條件，我們在「現階段戰局總檢討」中(觀察四卷五期)已經簡略指出，中原的角逐，可以決定共軍渡江的時機。宛西之爭奪，豫陝鄂邊境上局勢的發展，對於共軍今年渡江入川兩大企圖，都會有直接的影響。目前河南全境已經沒有一個完整的縣份，大別山、伏牛山、桐柏山都已經有了新寨軍，國軍將怎樣收拾中原戰局呢？最高當局曾在國大施政報告中開出了新支票，說是要在三個月至六個月的期間肅清黃河以南長江以北。這個支票是否可以兌現，還得待以後的事實證明。胡宗南的部隊被關閉在潼關以內，自保陝境已經力不從心，當然顧不到豫西的中原戰場。國軍要想再過關以武。漢和徐州做主要的基地。徐州的陸線以津浦線和隴海線向山東與河南擊着兩隻搖身欲變的風箏。昌濬戰事的失利，加重了山東的王耀武的担負，間接的也就加重了徐州陸線的担負，在黃河北岸整補伺機的共軍一、四、六、八、十





# 話說天下大勢

觀察特約記者

## 一、中國大局決於今年

(觀察南京通信)

國民大會的喜劇收場了，以後便是行政政府的開台好戲。自從政治協商破裂之後，政府對統治中國大陸的計劃，一直便放在兩張牌上：一、是軍事戰亂，二、是「還政於民」，而其基礎，都是站在美援上面。當盛會宏開之日，正烽火四起之時，當局仍然耐心聽着代表們的喧鬧，正是這個原因。現在算是功德圓滿，大選完成，法統確立，是解決真正問題的時候了。

在這裏，我們不妨看四周的烽火：西北的無聲之戰，直到劉戡戰死，胡宗南退出延安，才普遍地使人感覺得「盲腸潰爛」！接着寶雞叛變，成都震驚，川康代表大作家庭之哭，這才告訴人們以西南西北的大動脈，已在動搖。遼通國際路線，近處後方供應，真是非同小可！中原方面，洛陽失守，汴鄭貼危。山東半島

昌濰兩個從未失掉的據點，一個放棄，一個困入重圍，一年以來的經營，幾付流水。緊接的便是洪澤湖中的伏擊，也想出來威脅通揚，加深了大家對「五月渡江」的恐懼。而華北、察綏小東之局也受了創傷，傅將軍開始因感起來。再配上關外的長瀋錦三個死何的局面，也

「還政於民」，而其基礎，都是站在美援上面。當盛會宏開之日，正烽火四起之時，當局仍然耐心聽着代表們的喧鬧，正是這個原因。現在算是功德圓滿，大選完成，法統確立，是解決真正問題的時候了。

反之，政府對此的佈置，也是要傾着最後的本錢；一賭輸贏。一總體戰一便是對軍事的最後一計。在此之前，戰爭是屬於某一部份、某一地域的。多少，在門面上還要維持一點政治的系統，法制的軌道。自今以後，凡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一切可用之力量，將要全部用上。同時在外交上，美援是公然以捐助的姿勢出現。「政府之友」一藩立特，也適於此時再度遊華，事勢如斯，更不容不賣力一打！

「世界大局，決於今年」。我看中國的大局，尤其非要決於今年不可！雙方的力量，都使用到頂點，不容許拖，也不可能再拖了。

## 二、副總統競選的罡風

在這裏不妨追溯此大副總統競選的一幕。無論在法理上、事實上，副總統一席，確沒有多大的重要性。以政黨國家之例，總是一黨選擇好了大總統，再由大總統候選人自己來選擇他的候補人，或助手。可是破天荒的中國大選，總統無人敢競，副總統却變了競選目標。關於李孫程競選經過，報導很多，不必再談，我們所要追尋的，是為什麼李宗仁如此的熱烈競選？中央最支持的孫科何以終歸失敗？說開來却有幾點。一是國際友人，對中國革新的天真幻想，據說司徒大使在北平，曾認真鼓勵過李的。友人的盛意，也許認為李出來可以在某種危局到來，斡旋一切，因而對之寄以無限的興趣。二是地方力量對統

制派的示威，與不正當的某種心理之反應。他們不是在捧李，而是在藉此向統制力量表示一點顏色！

李在這種氣氛中獲得勝利，同時也給統治者帶來一股罡風。他在暗示着今天朝野的離心傾向，將會匯成一股反現狀的洪流。多少年來，神聖化的領袖權力，已經不是一萬慮靈藥了。面對着此「暗流」之到來，當局將如何應付呢？

## 三、更堅強了領導者的決心！

如前所述，當局對今後的政治領導方式，照理應該有所修正。可是事實上並不見得如此。李當選後，最上層報之以冷淡！據說當第四次選舉結果公告的時候，幾乎要演一幕「拔劍斫案」。於此，行將廢置的陳×，又再度進京，以身體健康，對外表示。大概今後將更倚賴「直系部屬」，對柱系的軍權，最近也許加以調整。眾目不理的李

品仙的安徽政權，不久必將瓦解，而代以較可信任的軍人，預防隱患。

這時候，又傳出黃紹竑要競選立法院長之說，有把握的，居然有一百票之多。黃與李雖不洽和，但同為桂人，可能沉湎一氣。於是國民黨中常會遂匆匆地提出孫正陳副的立法院長候選人來，並令人暗示競選者不必再打算了。

孫科當副座競選失敗之後，認為最後的失敗，是由於民青兩黨之背信。痛心疾首地，在立法院末次會議，運用舊立委們，將國大立委選舉補充辦法否決了。國民黨中央，遂大唱守法之論。選舉總所，一氣將立委名單公佈。名單中幾幾乎是清一色的國名黨，民青兩黨委員數字，佔到的比例少得可憐！再配合着行政院由國民黨人担任，復濟之以大總統的緊急條款，還不是「一黨專政」的翻版嗎？

民青兩黨，自作之孽！自從梁「尾巴」以來，做官有份，負責無心，濫收黨員，詭詐名額，在任何一个中國人面前，早已喪失了政黨的尊嚴。即美國友人，亦何嘗予以重視？此

次為當局「始亂終棄」，只有令海內快心，不會博得什麼同情。大概政府對他們的敷衍，將仍止於兩三個無關得失的部會，和幾個空頭委員，原許的銀行、封疆之類，不會兌現。也許為點綴民主，再玩出兩三個小黨來，君不見南京最近又有所謂社會革命黨，與社會主義的什麼會出現嗎？兩個組織，都是陳家黨裏分出來。再聯上幾個小黨，中國還不是「政黨政治」？

## 四、向地方發展？

以當局的作風揣測，今後的元首職權與侍從權力，還要加強。諸傳的張學良任秘書長、陳誠任參謀長，便是為將來控制內閣的張本。說穿了，還是「領袖第一」。

從政治協商會議以來，對地方權力的要求，常常被認作反對派的策略。可是在今天的南京，從論政的策士，到中樞的官兒們，都有一種應該放寬尺度、不要拘束地方一的議論。先之以六省會議，加重省主席的軍權、財權、與用人權；繼之以華中會議，總體戰的決定，把黨

政軍的地方權力，二股腦授予軍區。這個分歧點是文武兩方面認識的不同。最高當局認為今天的局勢，政治不能配合軍事，軍事有辦法、失敗在政治。地方軍人，如丁治磐之流，遂要求軍區獨攬大權，而終被採取。張內閣以次的文官，其了解容或不同，以為省權必需加重，以爲省權必需加重，相當地應該容納文人治省。又爲着退步一政學系的空心戰術一起見，才作長江各省省政的調動。這一着，政治上的某派可失敗了。

(下接十九頁)

# 立法院首屆會議草草開幕

###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依照憲法產生的立法院首屆會議，五月八日草草舉行開幕式。

爲什麼說是草草呢？首先，出席開幕式的立委，僅僅三百多人，雖超過了法定五分之一

的集議人數，可是與七、百三十三名的總額比較起來，實在太少了。其次，國家元首蔣主席沒有出席。據吳鐵城報告說因爲蔣主席當選了大總統，尙未就職，未便邀請。不過這減輕了會議的隆重性。再其次，辦事方面的不緊湊。會場在國民大會堂。辦事人員爲立法院老人，比不上國大秘書處那班人馬整齊。開幕後，推出主席來，原來是前制憲國大反對派領袖孔庚。

儀式完了，全體委員去謁陵，找孔氏來領導，孔氏又不見了，於是臨時推出年餘次老的委員黃爾方領導行禮。由開幕到謁陵，一片慌亂現象，令人有草率之感。

有記者問籌委會秘書長樓桐燾，預備會會議日？那一天正式開議？樓氏答不出所以然來。事實上，有一個極嚴

重問題，現在還未獲得解決，那就是立法委員的選舉糾紛。這正和國民大會舉行時的國代糾紛一樣。立法院會議開幕式雖說草率，但沒有拾棺衝鋒之類的大亂子，總算是順利。現在在南京的立委組織，有三種之多，一是「民選立委聯誼會」，一是「國民黨中央提名立委正式候選人聯誼會」，一是「依法當選立委聯誼會」。至於民青兩黨提名落選者，也有組織和聯絡，對外未作公開活動。民選立委及中央提名的部份落選者，都公開宣佈要自行入會場時，總算沒有來殺風景。

立委糾紛的性質有二：一是國民黨提名的正式候選人與候補候選人之間的爭執，屬於黨內互讓。一是國民黨與民青兩黨的爭執，屬於黨外互讓。立委糾紛中原沒有簽署當選的問題。可是據陳長衡說：「四川方面，有數十名簽署候選人被中央除名。一九日上午，川立委候選人李雪荔、聶仰二

人招待記者，宣稱聘請律師，控告赫職選所負責人谷正綱。聶係簽署當選，自稱非國民黨員。惟選所則係根據選舉法二次補充條例，確定簽署人均係國民黨員或團員，而予以取消當選資格。所以簽署當選本身沒有問題，而在黨籍的確定。

中央爲了決定候選人與候補候選人，開了一個多月的會。事先極其謹慎。可是在投票時，立委候選人與候補立委候選人名字列在一起，並不加以區別。開票結果，很多候補候選人的票數超過候選人。於是乃組織民選立委聯誼會，於國大開幕前交涉。

國民黨提名的立委候選人分爲兩種。一爲候選人，其中落選者組織中央提名正式候選人聯誼會。一爲候補候選人，其中牽涉在糾紛之內的，組有民選立委聯誼會。

原來國民黨當局，因國代選舉結果，民青兩黨落選者極多，三黨協議有解體之虞。乃一面假手國務會議，通過所謂選舉法二項補充條例，規定黨員必須由政黨提名。簽署提名者無效。一面加強對選舉的控制。將候選人分爲兩種。立委候選人與候補立委候選人。二者分別提名。候補候選人所得票數即使超過候選人，亦祇能爲候補立委。並於規定競選者一律繳存放棄當選資格聲明書。

法違反，違反民意。

(二)根據三月廿八日蔣主席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對國代選舉糾紛所發表的談話，指出解決原則，即是黨內以得票多者當選，對友黨應尊重協議而退讓。立委糾紛，也應按這一指示解決。黨內以票多當選。

(三)放棄當選資格聲明書在法律上有缺點。第一，未載明生效的場合。對黨內對友黨，可以生效亦可以不生效。第二，聲明係選舉前所爲，並非以後所爲，且具有不予提名之威脅形式存在。依據民法，可以在一年之內聲明無效。第三，中央規定填寫的代電是本年一月初按，而聲明書上日期係去年十一月廿日以前。倒填日期，根本違法。

此項交涉，直進行至國大閉幕時。五月三十日夜，國民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決定票多當選。大多數候補候選人被公佈爲立委。而他們的對手方即正式立委候選人也組織聯誼會，由舊立委陳長衡、張肇

元、劉鹽訓、劉克儂等領導，擁有會員六十餘人。苗培成、達浦生、萬傑、彭革陳等亦爲會員。他們要求「依法當選」。主要理由：

(一)政黨提名辦法係經國府會議議決，且有二項補充條例之法律根據。至於預定正式立委候選人與候補立委候選人，分別提名及分別計算選票之辦法，乃因大選係初次舉辦，避免地方惡勢力之操縱者。此爲政治上之實際需要。

(二)分別提名與分別計算選票，係提名前中央所定之辦法。提名時未見有異議，即係同意。開票後又不承認此種結果，顯係投機行爲，違反黨紀。至於不承認放棄棄書，更有失個人信義。

(三)所謂「票多當選」，「票多」二字並非事實。各地選舉情形，選票不出縣府大門，由地方當局之好惡決定選票多少，然後連夜趕圖。票多票少，根本不表示民意。如劉鹽訓係中央提名，但劉錫山竟令山西選所在選票上不列劉之姓名。彭革陳對「票多」二字，作了一個最妙的比喻，說：「這好像賭錢一樣，

賭輸了本來無話可說，不過賭假場貨的話，那當然不行。」

現在中央已經決定票多當選，並將正式立委提名人退爲候補。不過他們還在繼續要求當選。對於退爲候補，亦要求次序在民青兩黨提名落選人之上。

三黨協議，對於立委比例分配及保證當選名額，青年黨應爲八十名，當選者僅八名，民社黨應爲七十五名，選出十四名。兩黨合共應得一五五席，實得二十二席。相差一三三席。所以決定不能獲得協定席位，決不出席立法院。

國民黨爲應付候選人與候補候選人之爭，與民青兩黨之爭，以及解簽署當選的國代問題，又於四月廿二日假手國務會議通過國代與立法選舉補充辦法。擴充婦女及職業團體名額，增選三百名國代，一五〇名立委。可是這個辦法爲舊立法院所不決。不通的理由，據政院新聞局長董顯光說是政治觀點與法律觀點的衝突。其實，還是利益觀念在衝突。真正的原因是：民青兩黨不贊成。增加的三百名國代，全部是國民黨簽署當選

(下接十七頁)

元、劉鹽訓、劉克儂等賭輸了本來無話可說，不過賭假場貨的話，那當然不行。」

現在中央已經決定票多當選，並將正式立委提名人退爲候補。不過他們還在繼續要求當選。對於退爲候補，亦要求次序在民青兩黨提名落選人之上。

週	末
關	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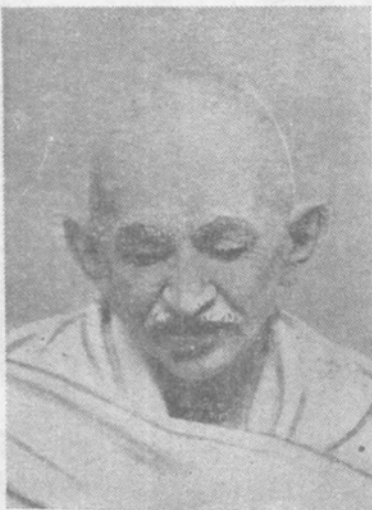
# 馬克斯的私生子

何永信

東方文明(包括近東與中東)與西方文明之一個顯著的分別，就是前者雕刻之少而後者雕刻之多。曾經回教洗禮過的中東近東，簡直無雕刻可言，即在中國曾為回教徒蹂躪過的地方，那裏已經少得可以的佛徒塑像都被剷除淨盡，因為回教嚴禁崇拜偶像，在其做禮拜的清真寺內且無諷琴默德或其他先知的像，遑論其他凡夫俗子？在中國，則雕刻這個藝術只在佛教昌盛的時代曾放過異彩，至遺留下來的龍門雲岡佛像可為明證。然自宋以降佛教儒化後，我國的雕刻淪於泥水匠之手，只佩作塑幾個菩薩羅漢之用，躋不進藝術之林。

西方則遠在希臘的時候，雕刻已成為一高上的美術，希臘羅馬人所崇拜之神，上至宙斯(Zeus)下至估必得(Cupid)，均以石膏石塊出之。神之下且及於人，名人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歷山大，該撒，等等，其肖像均藉石頭以留傳至今。從雕刻上說，蘇彝士運河好像是這兩個世界的界線，由這運河往西去，則石像愈來愈多，到了巴黎，則那裏的石像好像比那裏的人還多，差不多沒有一個十字街頭，沒有一個公園，沒有一間大廈之前沒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雕刻。由巴黎再往西去，邁過海峽而到英倫，邁過大西洋而到美國，雖石像不見得加多，而塑像家則愈來愈多。

美國坐第一把交椅的塑像家(雕刻家)是一個六十五歲的老頭兒，名叫大衛森(Jo Davidson)，而因為其貌酷似資本論的作者，蕭伯納呼之為「馬克斯的私生子」。他與馬克斯同血統，但不同國籍。他的父母是由俄國遷往美國，在紐約的貧民窟的「東邊」(East Side)做小生意。小大衛便在那裏出世，幼年時曾飽嘗貧窮的苦味。他本欲學醫，但生有一雙好玩石膏石頭的手，終於以雕刻塑像為職業。早年尚未知名，幾無以餬口，以灰木像(Pyrography)按即以火鉗錫人像於木頭皮革上之「一種畫像法」以補生計。幸得一知音者資送其往法國留學，留學時月入只三十元美金。窮極無聊，則自帶鋪蓋及其忠狗，徒步遊法、意、比、瑞士等國。事竟出人意料，否極泰來。有一天大衛森停步在一飯館小吃，其狗因肚餓而在各飯桌下尋飯餘充饑，一富婦見而喜之，由這個狗遂認識了



他的主人，見其塑像尤喜，即請其塑像，厚予酬報，且廣為之介紹，而大衛森之名漸噪，這藝人生不忘此富婦，其塑像在其寢室內。

大衛森的寢室差不多不是寢室，差不多只是其工作大廳旁邊的一小亭子間，這雕刻家花在大廳的時間遠過其在亭子間內的時間。假如你去參觀他在紐約第四十街的工作大廳，你會感覺這是獵人的獵品陳列館，不過是所獵得來的不是虎頭、鹿頭、鷹頭、獅頭等等，而是人頭罷了。環着他的四壁，擺着古今中外名人的頭，這名人羣中間有些是死對頭，然在大衛森的大廳中都相處得融融洩洩。在這裏林肯總統與李羅伯將軍(General Robert Lee)相對而視，克里孟梭與威爾遜並不吵嘴，煤油大王與華萊士各幹各的，林語堂在那裏彷彿做小品文，顧維鈞似在那裏「舌戰松岡」，蔣夫人則對着各人微笑。我問他有沒有「殺」——「塑」——過胡適(Hu Shih)的頭，他回答說沒有聽見過 Mr. Shih 這個名字。這位老先生真是豈有此理，連鼎鼎大名的胡大博士，都沒有聽見過！

但甘地的名字，他到聽得很熟，不但聽見過，且特為遠渡重洋，在一九三〇年跑到英國為這一絲不掛的印度人塑一個「熟泥」(Terra Cotta)的像。今年聯合國組織為着難童捐款，特請大衛森展覽其作品，這「熟泥」甘地頭博得人人喝采。熟泥的顏色深合甘地「咖啡牛奶」的膚色，他光着的頭很小，然兩耳却高聳若峯。最可欣賞的是他兩眼及嘴巴的傳情。他的兩眼不是緊閉但也不是大開，且不正視羣衆而只往地上斜看，似有無限憂愁。他的嘴巴微開，彷彿在那裏顫動，欲言而不敢言者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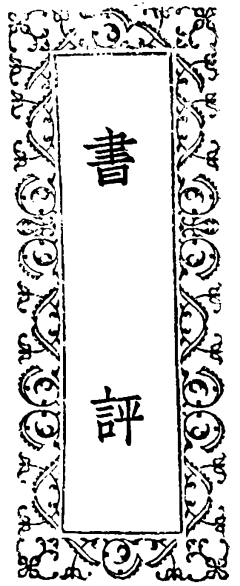
有萬卷。在這塑像的面上，真可看出情深似海，似有無限的悲哀，無限的憐憫。英國

人看見這頭，馬上看得出一不壓不響的抵抗之力量。石膏熱然，原是沒有生命的東西，但在在一藝人手裏，却立刻呈現生命。據雕刻者言。塑這個像好不容易，因為甘地一面坐着，一面仍向着其秘書羣口授覆信。華萊士却乖得多，他坐在一高凳子上，任由大衛森擺布，塑出來的頭則表現一股前進的力量和勇氣。這個頭所掛的一雙眼睛微往天上看，彷彿往上尋求光明來照耀這個黑暗世界。華萊士的兩唇，與甘地者，正相反，緊閉着而不顫動，表現去幹的決心，蕭伯納的像就不同了，牠沒有華萊士的嚴肅，但却流出冷嘲熱罵的神氣，筆直的鬚子，微開的兩唇，挺直的鬚子，如懸崖的兩眉，如山峯的上額，如刺刀的鼻樑，這一切恰恰與煤油大王洛克斐路的光滑無髯的臉，成一強烈的對照。

「殺」——「塑」——了這許多頭後，大衛森還不甘心。他還塑了不少的全身像。那裏有謳歌民主的詩人惠得民(Walt Whitman)，有為四大自由奮鬥的已故羅斯福總統，有象徵法國靈魂的舉旗女戰士，等等，於是批評家說，大衛森活像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士(Prometheus)，把天上的火偷來給了凡人，把地面上的頑石靜土給弄活了。但大衛森自己却說：「我的藝術既非好亦非壞，說一件雕刻為好為壞是錯誤的。我所造出來的，只表出我自己，無論是好是壞，他只表現我的個性和心靈而已。」他又說：「近代的藝術，憑一己之好惡以定論者多，憑客觀的規律以取捨者少。古之藝人愛好「自然」，自然是那樣便寫那樣；今之藝人也愛好自然，但所托出來的只是他自己心裏以為是自然的自然。」

在這中美二國的關係出之於軍火商品的買賣之當兒，國人也許應該知道美國還有別的可以出口，故把大衛森略為介紹如右。

(上圖：甘地 四月十日於紐約歐文墳村  
下圖：蕭伯納)



# 社會契約論

吳恩裕

*Social Contract, Essays by Locke, Hume, and Rousseau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ir Ernest Bar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47

這本書值得介紹的理由有三：第一，在這一本小書內包括三種社會契約說的主要著作；第二，它所包括盧梭的一社約論的譯本，是一個新的譯本，第三，它又附一篇巴爾克(E. Barker)的很有價值的序文。

第一，這本書把洛克的一政府論一第二卷冠於卷首，休謨的一論原始契約一居次，最後是盧梭的「社約論」。這是一個對讀者極方便的貢獻；因為在原本四百四十頁，用極薄的紙張(但並非印度紙)印成的「世界名著叢書」(The World's Classics)小書中，我們就能把近代社約論的名著，全都讀到。洛克的「政府論」第一卷，本是批評費勒莫爾(Filmer)學說的辯論之作，所以把它刪去是有道理的。但「政府論」第二卷却是講社會契約的最重要的著作。他的內容，包涵着所有民主理論的基礎。我們甚至於可以說它是近代民主理論的第一部經典。尤其是他論「財產」一章，和經濟理論，也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把它冠於篇首，是有道理的。

休謨的「論原始契約」非在他的文存中不能讀到，而文存不但舊版的極少見，新版的似乎也不多了。並且新版的字太小，幾乎不能久讀。這篇文章的重要性，是在提醒講社會契約的人，或相信社會契約的人：所謂「社會契約」是不合事實的，它是一個虛構。它給人以歷史的意識(sense)，這是對的。但它並不是說：因為社會契約是個虛構，就認為社會契約毫無價值。他最後暗示：此說雖非事實，但未來的政治組織如能獲得人民的同意(consent)而組成，那當然是再好沒有的了。

盧梭所發揮的就正是此點。他的「社約論」一書分明

告訴我們：他並非在描述歷史，而是在為「合理的」政治立下一個堅實的基礎。任何強力的統治，無論怎樣強，也都不會安全。何以呢？因為你無論如何強暴，你至多是迫使人們不得不服從而已；你不能把服從者的服從改變成爲一種「心誠悅服」的義務。既然如此，就像我們被情勢所迫，屈服於土匪的暴力淫威之下一樣，一旦你有機會反抗他，你立刻就會反抗；他的統治馬上就傾覆下來。所以，盧梭是說：任何時代，任何地域，假如其政治組織要合理，要安全，必須建築在人民同意的基礎之上，而這「同意」就正是契約觀念的精髓。

第二，盧梭的「社約論」有好多種譯本。但最流行的却是柯爾(G. D. H. Cole)萬人叢書的譯本，和陶茲爾(Tozzer)的譯本。柯爾雖然是有名的思想家，但他這本譯文，却不甚爲士林所推崇。固然，他在譯文前面的序文，是常常被談盧梭的人所稱道的。陶茲爾的譯文，最被推重。他也有了一篇源源本本考據社會契約說發展歷史的序文。實則，我們讀他的譯文，也確可感到：他的文字，當做學術的文章看，也實在比柯爾的文章，表意更爲明確。就此一點說，他的譯文就覺得好，因為學術文章所需要的就是「明確」。

但本書的「社約論」却是霍普金斯(Gerard Hopkins)的新譯本。這譯本顯然地取得了「後來居上」的地位：不但譯文表意極爲明確，在排印時他又把含有重要意義的字，如 Right, Law, People, Government, Genera, Will 等等，用大楷字排出，這更能幫助讀者對文義有明確清楚的理解了。對這新的譯文，巴爾克在他的序文中，曾十分推重地說：「他(做序者的巴爾克自稱)更要提起讀者對於霍普金斯譯文的明確的注意，這譯文在他看來，似乎不但忠於盧梭的思想，也忠於盧梭的文章的風格」。可見這新譯本的价值。

第三，關於巴爾克有五十七頁的序文，更值得注意。除了他對社約觀念的分析，很有新解外，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盧梭的新看法。他認爲盧梭的主張，仔細分析起來，包含着很多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思想。關於此點，我們又不能不提羅素(B. Russell)。羅素在他一九四五年出版的「西方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中，也講到了盧梭，他也認爲：照盧梭所講的人民，所講的國家，勢必把人民弄到毫無權力地步的一種極權的國家了。羅素甚至於認爲：盧梭的大部哲學，一定被擁護霍普士貴族政治的黑格爾(Hegel)所喜歡；他的哲學第一顯果實是羅伯斯皮爾的統治(the reign of Robespierre)。蘇聯，德國的「獨裁」，也是他的理論的產果。(羅素頁七〇一)羅素這些話固然有些過火，並且也不無其他問題；但是亦可見盧梭主張是怎樣地接近極權的思想了。我們再以羅素的看法和巴爾克爾的看法(見「社會契約論」序文 PP. XXXV-IV)互相印證，便可知：這翻案文章，作得是「持之有故」的了。我希望中國研究政治思想的人，也向這方面探討一下。

除了排印偶有小錯之外(如二四四頁十五行之 transform 應做 transforms, 二四一頁十一行之 remain 應做 remains 諸如此類的小錯誤外)，無論就印刷裝璜之精美，就把三本書合訂成一本書的價目上之便宜言，都可以說是一本極適合一般讀者之用的的小書。

一九四八，四，七日，北大。

(上接十五頁) 人，兩黨無好處，所以不肯白白舉手通過。增加的一五〇名立委，與兩黨應當選的差額一三三數字相當，全部給兩黨總可以。而事實上，國民黨中央提名候選人就有六十餘名，候補候選人票多未獲選上的也有一小部份。合共佔了一半以上，餘下不到一半。兩黨倒不如不要。另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困難，所增加的名額，婦女方面很少，幾乎全部在職業團體內。職業團體爲了國代與立委名額太少，(立委僅八十餘名)，和立法院打了幾次筆墨官司。未得結果。副總統最後決選的前夕，二十餘名職業團體代表連夜由上海趕回南京投李宗仁一票，就是向孫科表示報復。國務會議通過增加名額，職業團體乘機要挾，要求另行增加職團立委一五〇名，否則他們不承認政黨提名人來代表職團。政府方面，不接受職團要求，將來無法補選，接受要求，增加立委須爲三百名，加原有七百餘人，合共千人以上，這個立法院也太大了。專在兩難。所以舊立法院乃否決補選辦法。

民衆不承認選舉結果的理由，也是「立委選舉，係由政府配票。」(見兩黨聯合聲明)。現在三黨首要，在日夜商討。目前還沒有解決的辦法。退讓一道，在立委名單公佈後，已經不可能。未公佈名額尚有百〇七名，其中一部份一部爲國民黨的爭執，一部爲三黨的爭執。即國民黨對此全部讓步，亦僅數十名，距保證名額相差仍大。至於增加名額一道，困難已如前述。

政府方面，對整個立委糾紛，持有一樂觀的看法，即立委與國代不同，集會期間長，每年二次，共八個月。立委政治與社會地位高於國代，(下接十八頁)



# 觀察文摘

## 我們對於設立特種刑

### 事法庭的抗議

在憲法頒佈後不久，憲政將開步向前，苦難的中國人民正以最後的一絲希望等待着自由民主之降臨的今天，政府突然通過所謂「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制定所謂「特種刑事法庭組織條例」與「特種刑事法庭審判條例」。這三個法規，一步緊接一步，把普通刑刑特殊化，把審判機關軍事化，把訴訟程序原始化，成爲一支向人民自由權利進攻的三部曲。從此，我們不但將喪失僅有的自由天地，而且連保障基本權利的最後一個堡壘——普通法院，也將被摧殘無餘。這與人民的要求相去多少遙遠？給政府「實施憲政」的「決心」一個多大的諷刺？我們，一羣法律的青年，對於憲政的推行關心最切，對於法治的踐現期望最殷，因而對於摧殘人權的制度痛恨也最深。我們覺得自己已有權利也有責任對這些不合理的法律，尤其是特種刑事法庭的設立，表示嚴重的抗議。

人民自由權利一個比較確切的保障。可是「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却規定「犯本條例之罪者，除軍人由軍法審判外，非軍人由特種刑事法庭審判之」，而特種刑事法庭的組成人員則由「司法行政部遴選司法及軍法人員分別提請任命或派充」。這分明不是普通法院，而是一個變相的軍事法庭。把非軍人犯的刑案交給這個法庭去審理，與憲法上的規定顯然衝突。不僅如此，有了這種特種刑事法庭及其審判條例，憲法上一切關於政府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民程序上的限制，人身自由的保障以及普通司法機關的提審權，也都將被剝奪得乾乾淨淨。如此，人民的自由將毫無憑藉，人民的權利將毫無保障，這難道就是我們的民主政治？這難道就是我們的憲法精神？

以上三個條例不但與憲法根本違背，而且與刑事訴訟法也相抵觸：

第一、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一般刑事案件均以三級三審爲原則。即內亂、外患、妨害國交等罪，也應該有二審，給被告一個上訴的機會。可是對於依「特種刑事法庭審判條例」所下的判決，却不得上訴。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判決或諭知死刑，無期徒刑的案件，雖得由被告或原審法院聲請中央特種刑事法庭覆判，但所謂覆判，祇是把已經做好的判決書再看一遍而已，既不公開，也不搜集新證據，更不容當事人作何陳述，被告縱有冤枉，也祇得飲恨而終。

第二、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被告於起訴後可以隨時選任辯護人，最輕本刑爲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的案件，被告若未選任辯護人，審判長且「應」指定公設辯護人爲他辯護。但「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則僅規定「得」許辯護人員出庭辯護，如果法庭不許，則被告根本被剝奪了應有的防禦手段。

第三、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爲了維持社會安寧與司法的信譽，判決一經確定，按例不得翻案。可是依「特種刑事法庭審判條例」所下的判決，雖經確定，檢察官仍得隨時再行搜集證據，爲被告的不利益聲請再審。這不但使被告的權利動蕩不定，而且使法院的威信也掃地無餘。

第四、訴訟程序的規定所以反覆申述，不厭求詳者，其目的無非想藉此發現事實真相，使當事人的是非曲直在法院之前得到公平的判決。因此，司法機關對於任何案件有盡量運用法律以發現事實真相的義務，不應預行擅斷，更不應預存成見。但依「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的規定，不問屬何身份，一有妨害治安嫌疑，即交特種刑事法庭審判，這無異在未審理之前先斷定其人爲「共匪」。既斷定其爲「共匪」，則何復審判之有？尤其「特種刑事法庭審判條例」規定被告對於一切裁定均不得抗告。如此，法院可以含業法紀，憑一己之專斷，作任何性質之處分，是則一切法律保障等於虛設，有程序等於無程序，完全回復到野蠻的刑刑擅斷時期。

但最值得我們注意，最令我們寒心的是：「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表面上雖打着「對付共產黨」的招牌，而骨子裏却充滿了殘害人民的詭計。因依該條例的規定，凡「意圖妨害戡亂治安或擾亂金融者」，均得處以極刑。如果從寬解釋，將如劉不同先生所云「舞女打架要送特種刑事法庭，銀行員爲了要求加薪而怠工，也送特種刑事法庭」，這還成什麼「民主」？道還成什麼「法治」？報載立法院通過這些法規時，曾經展開激烈辯論，有幾位立法委員且表示堅決反對。可是事在必行，辯也無益，終於在孫科「同情共產黨的立刻退出去，不要等在這裏！」的怒吼下，默默無聲地通過了這些違憲法律的法規。

總之，現在政府藉「戡亂」一則匪之名，行摧殘人權之實，棄憲法之規定如敝屣，置人民的自由於不顧。我們爲了保存生存所必需的權利，更爲了克盡法律學者的職責，不得不發出這一沉痛的呼號，喚起各界的注意。我們並根據憲法上「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的規定，以最懇切的態度，請求政府立即廢止以上三個違憲的法規，立即停止設立特種刑事法庭，爲中國憲政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爲中國法治開創一個遠大的規模，爲中國人民留下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

國立清華大學法律系系會  
國立北京大學現實法律問題研究會  
國立北京大學新法學系系會  
國立北京大學法學研究會  
五月五日

（上接十七頁） 改任中央及地方官吏的機會極多，變動性大，遞補的機會多。新政府成立及地方政府改組時，大批立委將改任官吏而出缺，民青兩黨及中央提名立委候選人儘可遞補。此外，政府方面願在新政府及地方政權中向兩黨讓步。一般看法，也認爲兩黨對立委名額的爭執，是一種姿態。兩黨保證名額合共一五五名，佔立委總額五分之一左右。立法院最重要權力有二，一爲對行政院長任命的同意權。憲法未規定票數，自然須出席的過半數，除非出席者僅有三百人，否則，兩黨對此不能發生作用。二爲對行政院長不信任案，憲法規定須出席三分之二以上。如出席者超過四六五人，兩黨又不能發生否決作用。兩黨立委席次不能佔三分之一以上，不能保有否決權，即失去意義。一五五名與廿二名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分。其所以不惜退出立法院來爭執，除爲多復官位而作討價姿態外，別無其他解釋。

如欲避免漲價，請即直接定閱